

# 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之八

## 開權顯實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佛告舍利弗：如是妙法，諸佛如來

時乃說之，如優曇鉢華，時一現耳。」

佛對舍利弗說：還有一件事也要對你講，此事非常寶貴，你一定要注意。你知道嗎？「如是妙法」我未講，快要講了。這些是「妙法」，是什麼「妙法」，你慢慢聽就會知道。這種「妙法」，不只是我，所有佛都不是隨便對人講。「諸佛如來時乃說之」，合時機才講，並不是常常可以講，要相當的時期才可以講。此事謹慎萬分，是非常秘密，是佛所護念。好比什麼呢？好比「優曇鉢華」。

「如優曇鉢華」這個「鉢」字讀「波」。「優曇鉢華」在前面講《妙法蓮華經》經題時已講過，是蓮華，這是特別的蓮華，生於陸地，有佛出世，遍地都是此華，不是真蓮華，只是樣子像蓮華，又大又香，色彩又優美，持久都不凋謝，又可算是瑞應，佛出世就會有這樣的華。

這部《法華經》，你們若能聽到，你的好處就是將來長久見佛、長久親近佛、長久聞佛講《法華經》，無論那一尊佛都會為你授記成佛。

釋迦佛說：現在你聽我所講，我都為你授記作佛，是這樣寶貴，「如優曇鉢華」那樣難得。你不是時常都有機會聽。你說優曇華是不是很寶貴？你以為時常都有優曇華？不會呀！

這句話是叮囑你要尊重，佛未講之前就要如此讚歎這個妙法，稱為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就是這個意思。你用那些什麼蓮華來解釋，作為譬喻妙法，全部都是冤枉。

佛這次如果不讚美妙法，他們各人隨便地聽，都不覺得有什麼寶貴。佛就預先對他們講寶貴之處，他們應該要注意。

我們讀經的人，對此事就絕對沒有這種認識，只會說：所謂妙法，我都未曾明白你的意趣，你的妙法究竟怎樣講，我一點意思都沒有，一點印象都沒有，怎樣寶貴呢？什麼叫做「優曇華」？我也不知，什麼「諸佛如來時乃說之」？我也不知。

我們當然不知，不過，佛在世時各人聽到，他們都未嘗說不注意。這是很扼要的話。

「時一現耳」，就是「優曇華」。「諸佛如來時乃說之」，合時候就講，講過

之後就不再講；就如「優曇華」出現之後，就不再出現。此段經文應該這樣解釋。

「舍利弗！汝等當信佛之所說，言不虛妄。」

你們要信佛所講，這個是妙法，句句都是真實，不是虛妄，真是「世尊法久後，要當說真實」。你們要「當生大信力」，不可以隨隨便便。這句是叮囑舍利弗等人，叮囑你們「諦聽」，叮囑你們「善思念之」，叮囑你們善聽，處處都是這樣叮囑你們。你們的根基全部打好了，然後佛才講。

然後佛講什麼呢？佛提出前面的八個字來講，前面歎諸佛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佛就把這八個字解釋給你們聽，作為回答舍利弗所請所問，也作為解釋我釋迦佛歎佛智的原因。

「舍利弗！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」

這八個字，舍利弗你要明瞭，如果這八個字不明瞭，聽了下面所講，就應該明瞭，這就前後相顧。前面是八個字，隨後就不止，再解釋給你聽就更多；但相顧起來、歸結起來，仍然是講這八個字的結晶，就是「開權顯實」，令你知道「隨宜」所說的法是權，令你知道「意趣難解」的「意趣」是屬於一乘。你們這些人要知道自己是一乘菩薩，佛為一乘菩薩出世，為一乘法出世；為一大事因緣，就是為一乘法，也是為一乘道德出世，你就要好好地聽我釋迦佛講這八個字。

然後，佛就解釋這八個字，從簡單略為來講「隨宜」者，佛的方便力「隨」三乘人之機，適合就謂之「宜」。「宜」者，那件事是這樣，就這樣講，謂之「宜」。「宜」即是適當，每樣事情都適當。

我們講話，當然要適當，你如果講得不適當就很麻煩，講了也無益，你講多也無益；你要講得妥當，講得適當謂之「隨宜」。佛為「能隨」，眾生為「所隨」。佛能隨你的願力、隨你的所好、隨你的根機、隨你的習慣、隨你無量劫裡的力量，全部都隨你。講「隨你」者，是不隨我，你就不能隨我，我就能隨你。

在另一方面也可以這樣講，我隨佛，我隨佛所講，我每樣都答應接收，我豈有不是隨佛？我為「能隨」，佛為「所隨」，反過來講也可以。在眾生三乘那一方面來講，三乘人聞法者，三乘人為「能隨」，佛就為「所隨」。

佛是說法者，在根機那一方面來講，佛為「能隨」，根基那方面為「所隨」。這些是一定的，法為「能隨」，機為「所隨」。這些全部是連起來的，有人，有法。人者，是佛及聽眾；法者，佛所講的，大眾所聽的，就謂之法。法就是法門、法理、修行的法、合理的法、果上的法、因中的法，就是三乘因果總名為法。

在聽眾那方面，並未知道是權教；在佛那方面，念念都知道他們是權教，逗機令其得益。佛念念都是意在於一乘，這個聽法者是一乘人，這個一乘人在

什麼階段，這個菩薩是在哪一尊佛座下發菩提心，這一位菩薩在哪一尊佛座下修行，這一位阿羅漢、天人、畜牲、餓鬼，在何時、何日、何地點發心，一直以來供養過多少佛，何時懶惰忘卻一乘，以後就墮落十法界，時常都看到他，絲毫無差，才可對他說法。這句話講的不是今日，從無量無邊劫以來，都是這樣講。

後面的偈頌有云：「從久遠劫來，讚示涅槃法，生死苦永盡，我常如是說。」豈有不是無量劫都是這樣講？又講汝等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，眾苦所惱亂，為是說涅槃」，佛時常都對你們講。這是在無量劫以來，親近無量佛，你們都沒有機會聽《法華經》，總是對你們「隨宜說法」，非常冤枉。

這裡是講「諸佛」，不是講自己，自己與諸佛一樣，一路講下去，就有七佛章。這裡開始的經文是講「諸佛章」，第二是講「釋迦章」，第三是講「一切十方諸佛章」，第四是「過去佛章」，第五是「未來佛章」，第六是「現在佛章」，第七又是「釋迦章」，有七章文字講此事，編幅都很長，非常重要，如是妙法真的不容易對你們講。

講到「意趣難解」就更加重要、更加長遠，是從無量劫一乘實教裡面的根基講起，也可以說是從沙彌時代講起，可以說是在四萬億佛那裡講起，可以說是從墮落無量劫那裡講起，全部都可以，沿著一乘來講，沿著一乘出現於世，全部都跟著來講，就叫做「意趣」。佛的意之所趣，「趣」者，就是趣向一乘，一乘是總名，那些三乘人，無量劫以來就是一乘人，佛之意全部在這裡，總括了他們一切過去的因緣，「隨宜所說」，就總括了他們無量劫墮落的因緣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有這麼厲害嗎？你真是豈有此理！這就以為厲害。」

那些人真是有很多質疑，很麻煩。我們現在聽《法華經》，用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這八個字給我們作一個概念，作為簡單受持作用。我們受持它，《法華經》就是這八個字。

這不是算命的算八字。這八個字，是算無量劫的八字，權教、實教都在內，壽命都算清楚，為你算八字，你算清楚這八字，就是妙法。我們的妙法、諸佛的妙法、一切菩薩的妙法，很了不起。此事講不了這麼多，也都不會講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你怎樣知道那麼多？全部都是推斷。」

是的，當然是推斷。你若要每句都清楚，就要學佛那樣，才能每句清楚。就算佛每句都清楚，但佛對他們講，都不會講得很詳細清楚，都只是提一個大略的綱要，一定要這樣講。

前面提及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大家都不太注意；佛講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大家也都不太注意。為何不注意呢？即使你注意都沒有力，安知你有力嗎？你如果要有力，一定要聽過才可以，從此以後一路聽，最低限度你都要聽完《法華經》的〈方便品〉，你不聽完這一品，就是不清楚，最好是也聽完〈譬喻品〉。

（有人以為：）「〈譬喻品〉聽不聽都沒有所謂，只是講譬喻。」

我們不可以這樣說。〈譬喻品〉裡面有很多經文講得很周到。

講到這七佛章，實在所有佛都是一樣，這樣的權實，一定要開權，一定要顯實。為了什麼事呢？佛是施權為實，所有佛最初都是施權，即是未曾說實。佛施權多久呢？總之是要三乘人的因緣成熟，才有機會為他們開權。佛為他們開權，就把這番話告訴三乘人，三乘人聽了之後，就得很大的利益，即是歡喜，又得授記。你們說這個利益大不大？

這裡講七佛章，是以釋迦佛為主，其他佛只不過是作為陪伴，實在是講我們釋迦佛。釋迦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，其他佛又有哪一位不是為一大事因緣出世？所有佛都是一樣，此佛如是，彼佛亦如是，佛佛道同。

〈方便品〉是正說《法華經》。佛說《法華經》又怎樣開頭？佛是用十個字作為開頭，這十個字就是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。這十個字，如果不要「諸佛」兩個字，就是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。

這是頭，有了頭就可以拉扯下去，好像一條絲，你說是蜘蛛絲也可以，說是蠶絲也可以，好比現在的人造絲也很長，有一個頭，就可以拉扯得很長，你不拉扯長也可以，你要拉扯短也可以。

現在講下去，就算是長。講短些可以嗎？講短些也可以。不過，這裡在文字上相當多，就叫做長；這麼長拖下去就有七佛章，但又並非講了七佛章就了事，因為七佛章未發生效力，如果發生效力，才可以說了事；還未發生效力，就拉扯得很長很長，最長就是在偈頌裡。最長的偈頌就會發生效力，不過，在偈頌裡所講的發生效力，只得一個人信解，就是舍利弗。

法會這麼多人，只得一個人信解。我們讀經就只看到他一個人信解，其實是有大部分人潛伏未曾發表，也是已信解，等到舍利弗發表信解之後，他們這些信解的人全部跟著來，就是天人、修羅、四眾、凡夫，完全跟著信解了。也有未信的，那些大德阿羅漢就未曾信解。

菩薩信不信呢？經文好像都沒有提及法會中的菩薩信解，也沒有提及他們不信。經文其實有提及，只是那些人看不到，〈方便品〉後面的偈頌就有講了一點：「菩薩聞是法，疑網皆已除。」

偈頌接著又說：「千二百羅漢，悉亦當作佛。」雖然是說一千二百位羅漢悉亦當作佛，但這又怎麼可能？為什麼呢？他們還未相信。他們如果是信解，舍利弗就不應該代請，不應該有〈譬喻品〉中所說的話，那些話就是說一千二百人不信，於是就拖長了，拖到〈譬喻品〉，就由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這八個字開頭，拖下去。

這八個字，舍利弗說「我也不大明白」。在上面一段已經略講了，你如果要具體講這八個字，也都不容易講、不會講，因為含義太廣，你又怎樣去講呢？不過，略為講一下，聽者就略為知道，裡面非常廣，你自己讀經，你就會沿及其廣義。難怪把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這句話在上面講，周圍都碰到，其範圍就大起來。

佛「隨宜說法」屬方便，方便的範圍有多大？以目前方便的範圍來講，佛就講了五十年，五十年講了多少法？如果推回過去來講，那些聽方便教的人，

不是今日才初聽，是無量劫以來已經聽到。他們無量劫以來聽到的是否一樣？那就不會是相同一樣，時常都有變新，哪會一定相同一樣？

此事就不是拿出來講的，此事只可以自己知道。佛也都沒有講，也即是佛完完全全知道。聽者有沒有完全知道？此事就另外講，知者就知，不知者不知。你以為很容易知道從前無量無邊劫的方便嗎？不可以這樣講。

說到「意趣難解」，佛的「意趣」在於一乘，一乘的範圍是多麼大，因緣是多麼廣。現在才講佛意，佛意當然是圓滿，對於一乘完完整整。一乘人都在這裡，佛意就關顧著，一邊講方便法，一邊同時有一乘的真意在心目中。

這個在佛心目中之意，有沒有講出來呢？有。佛說：「這些是一乘菩薩，我要為這些人開佛知見，我要為他們示佛智見，我要令他們悟佛知見，我要令他們入佛智慧。」這就是佛意，這一點不容易被人知道，是屬於秘密。無量劫以來佛都有這一點意，非常秘密。因為秘密故，並沒有向他們提及此事，現在又不妨提一提。怎樣提呢？就是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這就是提及。

講「難解」者，佛又希望他們能解，如果不想要他們解，何以又要說「難解」？「難解」是當然的，他們自己不能解，佛就要設法，看看怎樣令他們解，佛要講給他們聽。他們「難解」，他們又有誰能猜中佛意？

他們很想瞭解，也很希望佛為他們解說，你又很想要佛解說。於是，佛就慢慢解釋給他們聽，不只是「意趣難解」要解釋給他們聽，「隨宜說法」這句話，他們都不大了解，佛就要連這些文字也解釋給他們聽。

「所以者何？諸佛以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譬喻言詞，演說諸法。」

這是我們釋迦佛解釋給他們三乘人聽。「所以者何」，這是標詞，即是反問。假若你問：「為什麼？」你可以這樣問；但是你們這些人的口都不知道多麼寶貴，你們哪裡肯開口問？所以，我替你們問吧。我替你們問，就謂之「所以者何」。

先解釋什麼是「隨宜說法」，然後就解釋「意趣難解」。「諸佛以無數方便」這一句是釋迦佛講的，每一尊佛對權教人說法，權教人又多，就算一個人，也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令他受益，都要講很多道理才可以，這就要講「無數方便」法門，又「以無數方便」機巧，「方便」即是機巧，用無數的機巧，在我們最普通的話來講，就是用無數的方法。

這「方便」兩個字就叫做方法，非用方法不可。佛如果不用方法對他們講，他們無法聽到什麼叫做真實。這個「方便」就叫做不真實，講不真實的話，令他們受益，然後再講真實。

佛講方便法，以十二部經為格式。這十二部經的格式就是：因緣、譬喻、本生、本事、方廣、未曾有、無間自說……論議，這十二部經是說法的格式。

「因緣」有很多，佛為三乘人講因緣，因緣裡面有涉及其他，即是各種的關係，某一個人與其他的一個人發生什麼關係，好的關係，不好的關係，名叫因緣。這裡也有四聖因緣，誰是阿羅漢，誰是辟支佛，那一位是菩薩，那一尊

是佛，這是四聖因緣。

現在講權教，是講四聖，就有六凡因緣，即是十法界因緣。十法界因緣中最不好的就是三惡道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是不好的因緣，如果有好因緣，就不至於在這些地方受惡果報。人、天的因緣稍微好些。講到四聖因緣，那是好的，與那一位阿羅漢有緣，與那一位辟支佛有緣，與那一位菩薩、佛有緣，這些是好因緣。

每一個人都少不了於十法界有相連帶關係，但你不知道；你不知道就要佛講，講些不好的，受了果報，有一般的苦惱，你就要覺悟，就要放棄，不要繼續下去，繼續下去都沒有了期，要打斷不好的因緣，向好因緣那一方面進取。因緣就是一個底子，好因緣有好底子，就算你沒有底子，你從頭做起也可以，你萬萬不能走向三惡道那些不好的方面，一定要離開它，講明白你就會離開。

講因緣有長有短，即是講故事。佛講故事他們就聽到，明瞭此事，就知道十法界的因果，阿羅漢有因有果，辟支佛有因有果，菩薩有因有果，佛有因有果，畜生、餓鬼全部都有因有果。你明瞭此事就可以了，捨棄那些不好的，趨向那些好的。眾生不是木石，他們都會聽話，而且佛講得很妥當，所謂「梵音深妙，令人樂聞，言辭柔軟，悅可眾心」，佛隨便講什麼，人們都歡喜聽。

現在是講方便教，歸納起來就是三乘，三乘方便教要講「因緣」，又要講「譬喻」。「譬喻」者，是講其他事情來助明正法。本來因緣可以不須以譬喻助明，此事都很淺顯。如果說到要用譬喻，最主要的就是方廣、未曾有、本生、本事，裡面都會有用譬喻來助明。如果不用譬喻可以嗎？也可以，不過，他們領略就淺，未能深刻的領略；有一個譬喻來幫助他們理解，就有不同的味道。就如吃東西，若不夠味道，加些什麼味精、糖精，加些好的醬油，味道就不同了，可以有幫助。

譬喻是屬於十二部經之一。這段經文沒有全講十二部經，現在只有講十二部經的兩部，不須講完那麼多，簡略了十部，你就可以類推。這些文字語句，屬於六離合釋（編者按：解釋梵語複合詞的六種方法——業釋、主釋、財釋、相違釋、鄰近釋、帶數釋）裡面的帶數釋（編者按：例如五蘊十二處，帶數量之名），有數目所管。

有人問你：這句「因緣譬喻」落在哪一部分？

你可以說：「這是十二部經裡面的兄弟。」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說他們是十二個兄弟，現在只有兩個人在這裡，還有十個弟弟、哥哥去了哪裡？」

你如果要拖他們來講都可以，但你一定要明瞭他們屬於十二部經。十二部經乃是佛說教的格式，即是等於中國清朝時代的讀書人，考究八股文章。這八股文章就是一個老格式，你如果不按這八股文章格式來寫，你再好的文章都不算是好。此事給你一個難題。

佛說法就落在這十二部經範圍之內，用多少部都可以，用三部、五部、六部、七部、八部、十部，具足十二部也可以，用二部也可以。不過，十二部裡

面，有三部屬於文字格式，屬於言辭格式，不是屬於教理格式。這個「因緣」、「譬喻」就屬於教理格式。

佛講的「言辭」，就一定要落在「因緣」裡，落在「譬喻」裡，落在「本生、本事、方廣、未曾有、無間自說、論議」，落在「長行、重頌、孤起頌」，全部都要用言辭，沒有言辭怎麼講呢？講「言辭」者，是將就眾生，講眾生能明瞭之「言」、眾生所好之「辭」，完全是將就他們，這就謂之「方便」。

「言辭」裡面有道理，這些道理也是「方便」，因緣是「方便」，譬喻也是「方便」。有沒有真實呢？講到真實，從前的「因緣」過去了，也是真實。「譬喻」就沒有真實，但有真實的作用。「言辭」乃是世間之器具，若沒有「言辭」就不能顯理，世間上一定要藉「言辭」發揮道理。

佛也都這樣利用世間「言辭」為世間人說法，用天人的「言辭」教訓天人，用鬼神的「言辭」教化鬼神，用修羅「言辭」教化修羅，這裡面就一定複雜萬分；因為複雜萬分，就用「種種」兩個字代替，「種種因緣」、「種種譬喻」、「種種言」、「種種辭」。

還有什麼「種種」？那就多了，用它來「演說諸法」。「諸法」者，就是法門。什麼法門呢？就是方便法門，方便法門就是三乘，無數方便智力，為你們三乘人搞這件事，令你們受益，令你們有聲聞根機者，聽到佛所講，你得阿羅漢果，受阿羅漢的利益，你們就斷除煩惱，你們就得三明、六通、八解脫，你們就得無餘涅槃，永遠寂滅，這就是利益。

「演說諸法」的「演」者，就把一句話攤開作千萬句來講，令你明白為止，講得清清楚楚，每一法都是如此。例如對小乘人講苦、集、滅、度，若只講一個「苦」字，只是說「苦呀！苦呀！苦過苦瓜蒂」，這又不可以。你必須要講出真理才可以。在佛教四諦裡面講這個「苦」字，不是這麼簡單，不是只對人講生老病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陰熾盛苦。如果是這樣講，不講都可以。

應該怎樣講呢？此事極為巧妙，佛用各方面的「言辭」，對各方面的人，「演說」一個「苦」字，遷就各人明瞭這個「苦」的義理。

那些天人好像沒有苦。為何說天人沒有苦？他們各方面都如意、舒服、自在、安樂，有什麼苦？但是，有苦他們又不知。他們不知，佛就會對他們講。講什麼？佛講他們的樂就是苦。此事非講不可，這就謂之「演說」。

講到要他們知苦，他們知苦才可以斷集，為何又講樂是苦？佛講天人的樂是苦，我們現在只有這樣的一句話，我們不是天人，怎知道天人的樂是如何？佛就說天人是苦。

講到我們人間的樂，人人都認為是樂。按照佛所講，人間樂就不是樂，佛說人間樂是苦。佛就沒有苦，可憐你搞錯了，以苦作樂，佛就要覺悟你，令你知道你以苦作樂，是你搞錯了。佛對你講，你就覺悟，你就不貪其樂，你就不執著其樂，就有解脫苦惱的可能。

現在最大的問題，就是以苦為樂。講到我們人類以苦為樂，凡夫認為是講

不通，實在他們是以樂為樂。何以佛說他們以苦為樂？這是說他們沒有智慧，佛非「演說」不可。

世間人認為哪一樣是樂？有人就認為：現在北大人（編者按：寒冷的北風）來了，沒有好衣服穿，就是一種苦；如果有保暖衣服穿就是樂。這是目前的境界，是一種樂，免除了苦。他認定有保暖衣穿就是樂，無須挨冷受苦，挨冷真的令人全身顫抖，當然是苦。若有一件皮襖穿在身，就叫做樂。當然，別說皮襖，有一件棉襖，有一件毛衣，有一件厚背心，穿上也是樂。

你若問他：「如果有厚背心穿就是樂。那麼，給兩件你穿好不好？」

他說：「當然好，最好是給皮襖。」

你再問他：「給兩件皮襖你穿好不好？」他說：「好呀！」

你再三問他：「給三件你穿，給五件你穿，給十件你穿，好不好？」

他就會說：「如果這樣就會壓死我，你想要我的命嗎？」

有暖衣如果是樂，這樂為何會奪命？這是因為太多，過多即是苦。

他說：「我想說，隨便不冷了，我就以為是樂。誰不知你與我爭拗，硬是塞幾十件厚衣給我，會把我壓死。」

他也知道會被壓死，他還未曾死，也都未曾病，就覺得真的很辛苦。他穿一件就說很安樂，穿兩件都還可以安樂，穿三件就覺得行動不便，穿四件更是難以活動，穿五件太重背不起，就覺得是大苦，穿兩、三件人就不靈活，已是苦。這當然是苦，如果再吃一碗熱的食物，即刻全身發燙，馬上就要脫厚衣。

為何又講出「馬上就要脫厚衣」這句話？厚衣是樂，為何又要馬上脫厚衣？因為又感受到苦。為何之前他說是樂，現在又說是苦？都是同一件東西。

他就說：「這有不同講法，之前我以為樂為樂，現在你要我穿這麼多厚衣，這分明是苦，就以苦為苦。你以為我是木頭嗎？你以為我不知道苦樂嗎？」

此事你就知道苦，唯有穿一件厚衣最好，你就以為是樂；其實都是苦，不過此事細微，你就不覺得，漸漸加多一件，你都未曾覺得，再加一件、兩件你就覺得太重背不起。如果這是樂，為何背不起？

他說：「現在我又覺得不是很樂，我都是盡以一件為樂，多就為苦。」

此事很不妥當，厚衣如果是屬於樂，應該無論多少都是樂，為何少就為樂，多就為苦？這沒有道理。老實對你講，多是苦，少也是苦，不過，多是大苦，少是小苦。小苦你就糊塗，還以為是樂，你說糊塗不糊塗？

這種話沒有人講，我們的佛陀就要這樣講。佛為何這樣講？是為了免除你貪樂，貪樂即是貪苦。

他會說：「我貪這樣的樂，沒有過失。」

不是呀！大有其過，你貪著就彼此樂所累，將來會發生大苦，就不能脫離大苦。你要脫離大苦，你就要脫離小苦才可以。好比一丁點小火，火柴頭的一丁點小火，你如果不弄熄它，加多些燃料進去，就會釀成大火，就有燎原之患。

（有人以為：）「火會是這樣，樂就未必如此。」

其實是一樣的。滴水可以成江河，你若貪，小苦就會成大苦；你不貪就沒事。現在講起來，實在是講貪之過，不是講樂；貪樂是自身之過，貪就多事了，一切苦惱都是從貪而起。稍不如意就瞋恨，由於瞋恨，一定會發生大苦惱，這種事就不須多講，真是星星之火，可以燒萬頃之山，是這樣的厲害；地獄、畜生、餓鬼都由此而產生。下文有講：「以諸欲因緣，墮墮三惡道，輪迴六趣中，備受諸苦毒。」一定如此，這就極為可憐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關你什麼事？你這麼可憐他。」

話又不能這樣講，你若沒有慈悲就可以說不關我事，你如果是有慈悲，你現在趕快把所有受苦眾生，全部都變成像你一樣的安樂就好了。可是，這又不可以。佛說：他們都不聽我所講，他們沒有因緣。最好有因緣，我現在講給他們聽，他們有因緣就接受我所說，沒有因緣我也不講給他們聽，我知道他們不能接受。這種人能聽到我講，他們是有一個大因緣在前。什麼大因緣？一乘因緣在前，有了一乘的因緣在前，我就是一乘的師長，他們就是我的一乘徒弟，師徒關係永遠不會脫離。他們迷惘起來就以為沒有此事，但我無論如何都要找尋他們，哪裡會沒有此事？他們迷惘起來就墮落十法界，修習十法界裡面三乘四聖的安樂，我就以方便遷就他們講三乘，令他們得安樂。

「演說諸法」就是這個意思，即是「隨宜說法」，這是解釋「隨宜說法」，真的是「種種」；既然是「種種」，即是範圍很大，時間又很長，無量無邊劫，範圍更大，這就是「隨宜說法」。

那些巧妙處，佛都未曾講。無量眾生在佛座下，各人因緣不同，各人根器不同，佛一口可以對他們講各種法門、各種譬喻，一口講無量無邊法門，用無量無邊十二部經為他們演說，這就叫做「隨宜」。「隨宜」兩個字就是這樣解釋，所以範圍很大，但他們又不信。

這種講法屬於消文，不是講義理，講義理要講很長時間，佛很擔心他們把「隨宜說法」這四個字曲解亂解，就要解釋給他們聽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，這是消文的方法。佛很慈悲，說法還怕他們聽不懂，連所說的都解釋清楚給他們聽，不只是道理，這是釋迦佛的解釋。諸佛章裡面的經文，還未講完諸佛章。下面是講「意趣難解」的消文。

「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。」

「是意」者，就是佛意，這個「意」字，是我們修改的，把「是法」改成「是意」，從前舊本是「法」字，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。按照前文來講，改為「意」字才合文意。

用「法」字似乎正確，實在就不正確。為何說似乎正確？經文說「諸佛以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、譬喻、言辭，演說諸法」，「是法」接著來講，似乎是沒有錯。他不是沒錯，他不合意、不合義。講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者，就是種種因緣、譬喻，各種演說那一種法，就不是用那些聽者的思量、聽者的意識分別能夠解釋的。

如果讀文字就是這樣解釋。若是這樣解釋，佛用無數方便對他們講這個「法」，他們又不能「思量分別」，佛又講來做什麼？佛是「隨宜」，隨他們的機，令他們能思量、能分別，佛才講，不會你有你講，懶理他們能否聽懂，不應該這樣。

所以，我就說不是「法」不可分別、不可能解，乃是佛意他們不能解。他們能解佛的法，但不能解佛的意。佛的法從語言、口頭上講得很清楚，道理也清楚，有什麼叫做不能「分別」？他們既然不能分別，就不能明白佛所說的道理，不能得其味道，那麼聽來做什麼？這就沒有用。

經文說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並未曾說「法」「難解」，這就可知道，「難解」者，是「意」「難解」，並不是「法」「難解」。所以改為「意」字，就很妥當。

（有人說：）下文還有很多這樣的字，所謂種種「演說諸法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是諸眾生從佛聞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」，都是講「法」字，並未有講「意」字。

其實，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」，就是講「意」字。

（有人說：）既然是講「意」字，何以你又不改。應該改為「是法之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，即是「是法之意皆為一佛乘故」，是這樣才對。

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」，這就是佛意，就不必改。這裡的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就一定要改，這才合乎經文，又合乎佛意，這樣才妥當，於是就改為「意」字，不用「法」字，就不至於錯得很嚴重。

錯得很嚴重就是指，「種種因緣、譬喻、言辭演說諸法」，這些「法」既然不是思量分別之所能知，就認為它是一乘，因為一乘難以思議。此事就有人誤會了，他誤會方便就是真實。他就不知道，他只是聽，他就不知道「法」的實際是真實。這件事就很差。按照這樣講，也都沒什麼叫做方便教，所有方便教都是真實，權即實；就如古人所說的權實不異，即是這個道理。如果權實不異，方便就是一乘，這就無須講《法華經》，無須講開權顯實。他就以為即權即實。

我們萬萬不能這樣講。所以這個「法」字一定要改為「意」字，佛意不可思議，即是「意趣難解」。

這裡所講的就是解釋「意趣難解」四個字，即是解文，不是解義。怎樣才是解義？解義在下面，下文講「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，此事就是解義，故應先解文。

佛意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，我們怎樣解都沒有用，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」。佛知道諸佛意，佛知道諸佛為眾生方便，施設三乘教，種種十二部經去演說它，諸佛之意，的確是三乘人聽法所不能知，唯有諸佛才知。

講到此事，又與上面所講不同，上面講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，那是講佛究竟，佛才究竟得一切智慧。這裡是講佛意，「佛意」者，是為實施權，念念不離實。如果講到為實施權這句話，我們可以知道，這句話人人都可

以講。

(有人問：) 經裡面說的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這個「意趣」究竟是什麼？

究竟是什麼，我都知道。

(有人說：) 為何你這麼本事能知道？經裡面講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」，你又怎能知？

佛講我就知道，未講就不知道。

(有人問：)「知道什麼？」

知道「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。有些人也知道，但他們知道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，只是知道這樣的一句話。何謂「一大事因緣」？這裡就另外講。若一定要追問何謂「一大事因緣」，經文也有講，可隨便看到；不過，首先要解決「意趣難解」是佛意這個問題，才可以講「一大事因緣」。這些都是屬於解文；下面是解義。

「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」

這是解義。「所以者何」這句話這樣講，這樣講就不是講「隨宜說法」這四個字，而是講「意趣難解」，佛為大家解釋。

現在是講諸佛章，當然就講「諸佛」。「世尊」即是佛，佛也即是「世尊」，這裡講了兩個稱號。如來有十號，「佛」是一號，「世尊」又是一號，這裡把兩號一起講，成為一句。

「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，「唯」者，是單單獨獨，每一尊佛，都是單單獨獨為這件事出世，所有一切佛，同樣都是單單獨獨為這件事出世。這個「以」字，就是「因」字的意思，是因一件大大的事業，以這件大事業為因為緣，為此之故，別無所為，「諸佛」就為此之「故出現於世」。這個「因」，又即是「意」。他因此事，在「意」中念念不忘，時時刻刻不忘，是為此事出世。

「一大事因緣」這句話，還未講到什麼叫做「一大事因緣」。下面有解釋，講下去就可以知道，以這句話解釋「意趣」，那些聽眾就會知道，在那一尊佛以方便教化三乘人，未講到「意趣難解」，這句話人人都不知道。如果要講到這句話，就要講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知」。佛當然是希望他們知道佛是這樣說，佛若不想他們知道，佛決不會這樣講。

現在釋迦佛志在講自己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，佛未講自己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，就先講「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。所以這裡講下去，就有七章，以七佛章來講開權顯實，首先講「諸佛」。

釋迦佛何以不先講自己，又拖「諸佛」那方面來講？釋迦佛是先講普遍。如果是講普遍，就應該講十方三世都算是普遍，釋迦佛也有講，十方三世都在七佛章裡面，成了四章，十方一切諸佛，三世一切諸佛，就合併在諸佛章，釋迦佛佔兩章，共有七佛章。

有人又覺得：佛很囉唆，如果要講這件事，老老實實只是講自己就好了。

佛說：舍利弗！你知道我「隨宜說法」的用意嗎？

舍利弗或者會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佛說：「你不知，我就對你講。其實我是單單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」

舍利弗又可以再問：「世尊！什麼叫做一大事因緣？您為這件事出世，您現在才講。如果這樣講，就乾淨些，不須拖諸佛來講，也不須拖三世諸佛來講。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囉唆。」

你如果覺得佛囉唆，佛的確是囉唆。你將來成佛，就不要這麼囉唆，講話簡潔些會更好，自己的事情就要講，其他一切眾生、一切諸佛、一切菩薩的事情，你全部不要講，乾乾淨淨就好了。為什麼呢？你的個性喜歡簡潔。

難道釋迦佛總不喜歡簡潔，喜歡囉嗦去騷擾聽者？這又未必。你要當知，這件事體甚大，不只是一個人、一尊佛的事情，一定要放大才可以，就要先講諸佛，此事都很重要。

下面雖然是有講「大事因緣」，但現在不妨先講一講。「大事」者，就是一乘裡面的事，三乘就不講了，三乘不算是一件大事。「因緣」跟隨著「大事」，是屬於大事的，就是大事因緣，屬於小事的，就是小事因緣，這些沒有很大問題。講「大事因緣」，這裡有人、有教、有理，即是有因，有果，是一乘因果，就要講一乘的事情。講一乘的因果，就有一乘的人。如果講到「因緣」兩個字，可以說是往日的所作所為，往日的因因果果，佛是講這件事。

如果講這件事，又很麻煩；但麻煩也要講。《法華經》中有一品，就是〈化城喻品〉，這一品裡面有講釋迦佛。有講其他佛嗎？其他佛就不知道了。

現在講「諸佛」，就要引釋迦佛所講的因緣作證；如果不講釋迦佛，就講「因緣」籠統的話，就講一乘的因緣。講一乘的因緣即是講一乘的故事，就不講三乘的故事。如果說三乘的故事，前面已經講過，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」，這些屬於三乘。現在屬於一乘因緣，一乘因緣就是佛與菩薩、菩薩與菩薩在各方面的接洽，當然是一乘的工作、一乘的言論、一乘的過程等等，一乘的地位，就講得很清楚。

我們釋迦佛有沒有對我們講得很清楚？釋迦佛都不會講得那麼清楚。為什麼呢？他只是提一下從前的因緣，如果把從前的因緣全部講完，就會很辛苦。我們在沙彌那裡聽了八萬四千劫，佛可以把我們從前所聽的、沙彌所講的，簡單敘述，在簡單敘述的時間來講，都差不了多少，都要八萬四千劫，又要講因緣，再講跟著沙彌不相捨離，就經過四萬億佛所，在四萬億佛裡面，每一尊佛都有名字，有世界，有時間長短，全部都要講完；在某世界遇著某一尊佛，先講權教，後來才講實教，講實教，就不要重疊沙彌所講，第二尊佛也不要重疊以上一尊佛，每尊佛都不會重疊，各有各講，這就講完四萬億佛的因緣，聽的時間，你說有多長！

這就很難講了，我們怎能知道有多長？這樣講就比較聰明，講不知有多長就最好。這是我們的過程、我們的因緣。

諸佛的因緣，我們更加不知，有些比我們更長，有些比我們短，也有些與我們同等。這就姑莫論怎樣長短，佛就詳細對弟子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講這些往昔的經過，恐怕沒有這麼囉唆吧？」

佛又不承認沒有那麼囉唆，佛有什麼辦法呢？佛當然有辦法。佛「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，就是為了他們，他們從前修學一乘，佛希望他們恢復一乘，佛是不是要把往昔的話全部重復對他們講？這又未必，有時佛說三句話就可以令他們恢復一乘。

又怎會這麼容易？這是佛看因緣而定，三句話可以令他們恢復一乘，無量劫的因緣都是如此。所以每一尊佛出世，如果要講《法華經》，就要這樣講，這個總名叫做「開佛知見」。

佛若為你開佛知見，就把你往昔經過的一切都對你講，你就恢復你的智慧。這個就是「大事因緣」。沒有哪一件事情大得過這件事情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如果是這樣，佛應該早點講。」

佛說：我很想講，我念念之意都在此，有什麼不想講？可惜你們又沒有機會聽，你們未到那個程度，不能告訴你們。你們聽了方便法，有進步，有智慧，我知道你們能聽，就對你們講，這謂之「大事因緣」。

也有未講的「大事因緣」，也先要說出佛意才可以講，佛是為了這件事，我們釋迦佛就是志在講為這件事。如果講妥了為這件事，這個「大事因緣」就算是告一段落。

為你們「開佛知見」就未曾說得上是很容易，佛先要講開權顯實，開權顯實屬於「一大事因緣」範圍裡面的關係。然後，佛就為你們講往昔的一乘。如果你們恢復得快，立刻就可以繼續下去講一乘，這正是「開佛知見」。

另外，再講菩薩的行道，這是第二段。我們可以分作三段，開權顯實算是第一段，令你恢復往昔因緣是另一段，繼續為你講新佛教又是一段，這就分三段。這個問題的確很大，佛是為這件事，叫做「大事因緣」。

## 了生死並非《法華經》講的大事因緣

中國人解釋這個「大事因緣」，他們有他們的見解。他們講自己所見所知的「大事」，在普通共知道的一句話是這樣講：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」者，是為眾生的生老病死苦。眾生的生老病死苦不能自了，佛令他們了之，令他們了生死這件事也是屬於大事。這件大事因緣是佛幫助他們，佛就出現於世，就不須講從前經過的因緣，只是講眾生現在有生老病死。

眾生從前也有生老病死，這個生老病死繼續下去就無了期。在眾生這一方面來說，這個問題很大。既然是大，他們就認為：佛為這件事出世。他們又見到三乘人都能了生老病死，都能出三界，佛的大事因緣已畢，出世已畢。如果是這樣，就不須對三乘人講，佛自己知道就了事。佛如果又一定要對他們講，他們就認為多餘，不須多講了。他們就認為：「佛是為生老病死這一件大事出世，好呀！現在我就很歡喜，你也都應該歡喜。這就結束一段的工作，好不好？」

呀？就是這麼多一、兩句，就叫做《法華經》，可以嗎？」

他們多麼冤枉呀！我們做一個佛教徒，處處冤枉佛教，即使不是毀謗，但對佛教沒有認識，就一定這樣講，這與毀謗又有何分別？這即是毀謗佛教。我們不可以這樣講。

「隨宜說法」按照他們這樣講是對的，是為生老病死故而說；但佛「意」就不是為了他們的生老病死而出現於世。

究竟一乘有沒有「離生老病死」這句話？有。既然有，又怎樣講？我們可以這樣講，唯有一乘真真正正算是了生死，一乘才算是「大事因緣」了生死，這是實際的；實實際際令你恢復往昔的菩薩道，這又是實際的；又令你將來決定成佛，這又是實際的。這就是「大事因緣」，不是說三乘人脫離生死叫做一大事因緣，那些不算。

為何不算？他們三乘絕對不會了生死。如果了生死，早已經了，何以佛處處都是這樣講「他們仍然是貪著於生死」？佛說他們：「小智樂小法，不自信作佛」，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」。他們非常「樂小法」，是他們的罪過，他們樂三乘小法，就不算是一件大事，不會了生死，也都不會成佛。

既然不會成佛，也不會了生死，要這些「小法」做什麼？他們喜歡「小法」，是因為他們愚蠢，他們愚蠢才喜歡「小法」，無智無識。如果是看到經裡面講得這麼激烈，絕對不應該以三乘了生死為「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。

講到「出世」這句話，「出世」者，是相對於「未出世」來講。未出世又如何？未出世就不讓你所見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不讓你見是一件事情，究竟這個未出世的佛是什麼？」

那就是佛。

（有人說：）如果未出世的就是佛，就與出世的佛不同。出世的佛能被你看見，未出世的佛就不讓你看見。那麼出世的佛與未出世的佛，是否相同？

當然不會相同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為什麼呢？未出世的佛，你何以得知？何以得見？出世的佛就讓你知、讓你見，和你聊天，和你說話，和你居住在一起，出現於世。按照這樣講，就有兩個佛在這裡，有一個出世，一個未出世。」

又何止兩個？出世的佛有無量無邊，這個名稱叫做分身佛，分身出世，是示現的，清楚告訴你是示現的，你要看這個「現」字。

（有人說：）我看這個「現」字，我就說「出世」者，是露出面目讓我們看見，「未出世」者，就隱沒，不露其面目。我的解釋就是這樣。

可以這樣解釋，這是你的解釋。總之佛不出世，你就無法見到他。按照這樣講，他當然就是佛，出現與不出現都是佛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未出世的佛在哪裡？」

你不要管他在何處，就在這裡也可以，你管他在哪裡做什麼？

說到佛出現於世與眾生接近，與什麼眾生接近呢？在最近來講，是與三乘或人、天接近。如果在從前來講，有大事因緣在內的，就與一乘菩薩接近，那

些三乘人，人人都是一乘菩薩。佛與他們接近，就是與菩薩接近。可惜現在，人就接近，法卻不接近，這正是貌合「意」離，大家的「意」都不同，佛的「意」是佛的「意」，你的「意」是你的「意」，這裡相差很遠。要等到何時，彼此佛與菩薩合起來，彼此是一乘佛一乘菩薩呢？這就要聽一乘《法華經》才可以，聽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也都可以。

我們可以把釋迦佛一句話來作證，就是講窮子回來做四十年工作，大富長者後來才宣佈：「『諸君當知，此是我子，我之所生，昔於某城中』，某年某月失散，現在就在這裡找到他，與他相見，他實是我子。」

這即是譬喻一乘菩薩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就謂之佛子。這是講我們釋迦佛，用釋迦佛來引證諸佛也是一樣，如果不是一樣，佛出世做什麼？即使是出世，也不能說盡所有菩薩都可以就範。某一部分眾生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佛就現佛身出現於世，與他們接近，只是這一部分的眾生，不是全部眾生。

我們釋迦佛就是這樣，都是為一部分眾生。是為哪一部分眾生？在這次來講，是為靈鷲山座下的人，除了靈鷲山座下的人，其他人有沒有包括在內？不包括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如果是這樣講，我們就沒有資格。」

我們要有資格都可以，我們照樣來讀經，就等於在靈鷲山聽法，這就是一樣。諸佛出世，處處都是一樣。

這裡是講佛出世，佛也有不出世；如果不出世，是為了讓一乘菩薩長時間講一乘法，佛就不須出世。這也很好，就等於我們釋迦佛入涅槃以後，那些聽《法華經》者，都走在一起講《法華經》，這種事可以類推，因為釋迦佛在下面有講「我亦如是」，與諸佛一樣，諸佛與釋迦佛一樣。這就解釋了佛「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，就是這樣講。

下面就分開來講怎樣叫做「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。這裡也應該有「所以者何」。「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。」

佛解釋「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。講「佛解釋」者，是我們釋迦佛解釋這一句話，其實全部都是釋迦佛講的。雖然全部都是釋迦佛講，但性質屬於諸佛出現於世，屬於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。既然屬於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我們一定是絕對不知道，這就要釋迦佛解釋。釋迦佛說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」，釋迦佛當然知道。

「舍利弗！云何名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？」

「諸佛世尊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，出現於世。」

這是釋迦佛解釋給法會中三乘人聽，就不須解釋給八萬菩薩聽，八萬菩薩不須聽這些話，他們都已知道，哪有一位菩薩不知道所有佛都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？這件大事他們當然知道，就不須再聽佛解釋給他們聽；唯有三乘人

就不知，其他凡夫更加不知，佛一定要解釋；如果不解釋，只是這樣講「佛的意，乃是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」，這樣叫他們揣摸，他們就會揣摸得好辛苦。如果是猜摸，就糊糊塗塗去揣摸。因為佛在前面讚歎佛智，他們就以為是為佛智出世，以為這句猜測得有點接近，為佛智出世，這就是大事。

佛智並非他們所說的這麼簡單，他們講的並不廣大。佛智廣大，佛智無量，佛就跟他們講無量佛智嗎？那應該怎麼說呢？大家就要聽佛講。

佛說「諸佛世尊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」，這件是大事。「欲令」者，是佛之「意」，「意趣」就可以說是「欲令」二字，「欲令」什麼？「欲令眾生」。「欲令」什麼「眾生」？當然是佛心中之「眾生」。佛知道那一位眾生是他所「令」，這就是講諸佛「欲令眾生」。「欲令」兩個字，我們淺白地說，即是「要使」，佛一定要使這些眾生，令他們知道佛的智慧，「佛知見」即是佛智慧；佛令他們知道佛智慧無量。

怎樣一下子就令他們知道佛智？在「無量」之中是不能一下子令他們知道，他們能知道一點也是好的，知道一點都叫做「開佛智慧」；這個「開」就是開解，解釋清楚給他們聽，他們才能「開」。

當然，還有一句應該講：「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。」這句是「示」字在句首，不是「開」字在句首。經文是首先講「開」字那句，「示」字那句在其次。

佛欲令他們「開」，是佛心中之事，怎樣令他們「開」？當然要「示」，要這樣講，佛若不「示」，他們有什麼法子「開」？這個「開」字屬於眾生；也有屬於佛，「開悟眾生」的「悟」字屬於佛。

「開」字也可以屬於佛，這要看那句話之意是怎樣講，如果是屬於佛，這個「開」字就作開導的「開」，開導的「開」是屬於佛；如果是開導的「開」，就不能用「欲令」兩個字；若要用「欲令」兩個字貫通下去，「開佛知見」就屬於眾生。

下面講「欲示眾生佛之知見」，就沒有「令」字，佛不會說「欲令示眾生佛知見」，不能這樣講，一定不能把「令」字用在「示」字那一方面。我們要看文氣，這裡的「開」字一定屬於眾生。怎樣令眾生「開」？當然是「示」。怎樣「示」？裡面的事情就很多。

現在是講佛意，佛意念念都是志在「眾生開佛知見」。這些眾生又是什麼人？這些就是一乘菩薩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若是一乘菩薩，他們未開佛知見嗎？」

他們往昔已「開佛知見」，但於是中間忘卻了。佛又要對他們講，令他們恢復，令他們「開」，這個「開」字要這樣解釋。

講到諸佛，每位佛都是一樣。如果從時間來講，這個佛意就相當長久，最初那一種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」，這個時間是多麼長久！這就是講菩薩違背一乘以後，就墮落十法界。他們墮落十法界，佛念念都不忘，看何時有機會為他們「開佛知見」，都未有機會；未有機會，佛就不會出現於世。

(有人問：)「佛在哪個地方作如是念？」

佛「欲令」某一個眾生，又「欲令」另一個眾生，都是志在他「開佛知見」，於是佛就示現在那個眾生所在之處。佛在什麼地方念，就不必追究，總之，佛在何處何時，都為眾生恢復一乘佛道，這件事就念念不忘；即是《法華經·信解品》裡面所講的，那是弟子講的，不是佛講的，這些弟子是四大阿羅漢，四大弟子講了一個譬喻：

有一個財主的兒子失蹤了，那個富翁就到處去尋找兒子，要找也都不容易，找了五十年那麼久，兒子自自然然就到來，父親認出兒子，兒子就認不出是父親，他離開父親幾十年，怎知道有這件事，就沒有了父親的觀念。但是，他的父親自從那天與兒子失散，一定要找到兒子才安心。去哪裡找呢？父親尋找的方向，父子背馳，一個走東，一個走西，當然找不到，怎會容易？找不到都要找，找到疲倦之時，就在一個地方停下來，造立舍宅，在那裡經營，在那裡結交朋友，在這裡另起爐灶，去做他的事業。他帶去很多錢、很多寶物，在那裡大搞一場，搞了幾十年。

後來，他的兒子來到，他非常歡喜；雖然是歡喜，但未達到自己之目的。他自己之目的是怎樣的？就是志在兒子接受他的家財寶物，這就是目的。不是說一見到兒子就算是達到目的，這只是接近，還未說得上目的已達。

你說這個找兒子的人，那個緊急的狀態如何？那個心理如何？他志在把全部家財給兒子。用他來譬喻，譬喻佛為眾生出現於世，即是為菩薩出現於世。父親找兒子，他不去找你們這些閒人，閒人就有很多，碰面的都是閒人，因為那些不是兒子。

菩薩最初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可惜他們墮落十法界，非常可憐。佛可憐他們，都要找到他們，才得以教化他們。這就要慢慢來，找到他們再說。

如果按照這樣講，他的兒子後來有了知識，他就把全部家財交給兒子。現在講佛遇到眾生，佛是否把整個佛教、整個一乘的「佛之知見」交付給他們？

這恐怕沒有那麼容易，逐漸吧，逐漸一點一點對他們講，一點一點他們就可以明瞭，他們明瞭，這就是開佛知見。明瞭一點都叫做「開佛知見」，佛知見即是佛智慧，總要有所認識。

佛是否把所有佛智全部對他們講，不論他們領略淺深多少，總之領略到一點都是叫做「開佛知見」呢？

這就無須如此，佛無須全部對他們講，令他們慢慢領略一點、兩點，無須一下子全部講，因應他們的力量，他們能領略一點就領略一點，不能領略一點就不能領略一點，能領略多就儘管領略。

對於眾生的一乘根本善根，佛是知道的，不論他們親近自己，不論他們親近哪一尊佛，不論他們的程度達到哪一個境地，佛全部都知道。如果是為他們「開佛知見」，就一定因應他們的程度來開示。正所謂行了三百由旬，佛會在三百由旬那裡為他們說法，你就不要以為佛是縮短到最初起步那裡為他們說法。

佛會看他們達到什麼程度，這就叫做「欲令眾生」，乃是佛意，「欲令」二字就是佛意。「令」什麼？就為菩薩。為菩薩做什麼？為菩薩了知佛智。這句話很簡單，了知佛智，就可以得清淨。

現在講「使得清淨」者，又即是令得清淨，這是屬於佛。「清淨」屬於菩薩。佛要令菩薩清淨，首先要「開佛知見」，才能清淨；沒有「開佛知見」，怎能清淨？這就沒有辦法清淨。

怎樣叫做清淨？清淨是相對不清淨來講，一乘菩薩在一乘地位上就清淨，離開一乘地位，入了十法界就叫做不清淨。他們自己無法擺脫十法界的不清淨，一定要佛令他們、使他們，方能有清淨之目的。

那麼，下文應該每句都有「清淨」那句話，但經文沒有講；沒有講即是隱略了。「開佛知見」都清淨，難道「悟佛知見」就不須講清淨？其實，「悟佛知見」都是屬於那一類。

講到那些種種的誤解，就很麻煩。之前講「眾生」的誤解，誤解「眾生」二字，有人解作普遍的眾生來講。我們現在講四聖眾生都不可以，哪有普遍？如果講普遍，普遍眾生之中，十法界裡面有菩薩在內，這樣講普遍就可以；地獄裡面不知有多少菩薩，畜生、餓鬼裡面更多，天、人、修羅裡面真是有不少，四聖裡面就更多，即是十法界裡面的一乘菩薩，這就是普遍。這普遍不是包括一切眾生叫做普遍；一切眾生種類裡面有菩薩，可以叫做普遍；這樣講就可以，可令這一種一乘菩薩的眾生「開佛知見」。

有些人就誤解了，認為「開佛知見」的「開」字，仍然屬於佛，佛為他們「開」。那些人說：佛為他們開，都有一分子的性質在內，是佛「欲令」。

但是，正面來講「開」，是屬於眾生，就是開解，佛令他們開解，就不至於令他們錯解，一定要好好地令他們了解才可以。

講到佛知見，中國人的解釋就非常之容易。他們說：佛知佛見，與眾生的知見沒有什麼彼此差異，都是一樣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佛也是自己有佛性，這就相同。

（有人問：）既然是相同，何以眾生又不能與佛一樣，不能成佛呢？

他們會說：皆因眾生自己有很多障礙，障蔽著他們，這就要為他們「開」障蔽物，他們的佛知見就顯露出來，即是他們的佛性顯露出來，就與佛一樣，佛是為這件事出世。如果是知見露出來，就不至於染於凡夫境界，這就清淨。中國人的解釋，意思就是這樣，他們說：眾生一定有佛知見，若沒有佛知見，何以講「開」？佛何以為他們「開」？

如果講到這一句，我也可以講，作「開」那一半講，有一乘因緣的眾生，是有佛知見在前，他們現在忘記了，佛令他們「開」，這樣解釋也對。他們從前修行一乘，即是明瞭一些佛智慧，他們是知道的；一旦忘記，他們的腦海中就沒有了這件事；所以就要為他們「開」，這個「開」又屬於佛。這樣講也有道理，我就是這樣講。

但他們硬說眾生固有，所有眾生皆有，他們就根據這一句來說：釋迦佛初

成道時，因夜睹明星，成等正覺，就三歎：「奇哉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」他們不止根據這句話來講，還認為《楞嚴經》講得很清楚，《圓覺經》講得很清楚，許多經都講得很清楚。而他們就不知道這些講得清楚的佛知見，即是講佛性人人都有，所有眾生無不有。

這些是邪見，為何他們認為是佛性，成佛又是他呢？他們顛倒得很厲害。這一種邪見，一定要放棄；不放棄想學佛教都相當難。

這件事講起來，在中國人人都是這樣講。我引一個例子來講，三百多年前明朝末年，有一位蓮池大師，他有幾句話，講得很清楚，講得很切實。他說：佛出世，時常都是令眾生開佛知見，所講的五十年法，或四十九年法，都是為眾生開佛知見。

他講的那個「為」字，與我們講的「為」字不同，他說的即是對眾生開佛知見。他有十幾句話讚一位繡《法華經》的大德，繡《法華經》即是用針線去繡，繡好了。那個人是什麼人，就不必理會，蓮池大師用十幾句偈去讚他。這十幾句偈是這樣講：

「四十九年間，開示佛知見，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。」

人皆用筆墨，汝（有版本用『爾』）則針和線，葉葉蓮華生，字字光明遍。

心相本無形，即境能轉變，我以筆作舌，今用斯為薦。

共結菩提緣，永轉空王殿。」

這十四句所講的，是一種講心性的道理。我們不全講十四句那麼多，單單講前兩句「四十九年間，開示佛知見」，這即是說釋迦佛成道以後，就說了四十九年法，也有人講，佛說法五十年；此事只差一年、半年，就無須去與他計較。他說，在這四十多五十年間，釋尊自成佛以後，就是為眾生開示佛知見。

他的偈頌一開頭就是「開示佛知見」，直到講《法華經》也是一樣「開示佛知見」。這個「開」字屬於佛，「示」字不用講也是屬於佛，開示佛智慧。

佛說法這樣好，「開示佛知見」，你如果聽到一點，都了不得。「得此一毫端」，「毫端」就是頭髮尾，說是頭髮前端也可以；只得到頭髮尾那麼少，就有很大的好處。「一切塵中現」，即是一切世界都可以現其身，有這樣大的利益。

蓮池大師又讚這個繡經的人：「人皆用筆墨」寫，你又不是這樣，你則用針和線去繡。這件事就值得我讚他，我讚他是因為他大有「開佛知見」的智慧。他繡的經，因為是《法華經》，就叫做「葉葉蓮華生，字字光明遍」。「葉葉」即是一篇一篇，就生蓮華；每逢繡一個字，每一個字皆是大光明普遍無量世界。這是讚美繡經人，好像很有道理。

何以見得是「葉葉蓮華生，字字光明遍」？蓮池大師說：因為這個心，「心相本無形」。如果遇著有相當的什麼境，也可以現，「即境能轉變」，心相無形，可以轉為有形。你現在繡經，真是「葉葉蓮華生，字字光明遍」，就是你的心境。真是「大地無寸土，唯是一心造」。若人懂得心，大地就無寸土。我說你「得此一毫端」，就「一切塵中現」。我就是這樣講，這個是心境。

眾生就不是這樣，他們未有這個因緣，未有因緣就現不出這個好境。心相

是無形的，你遇到一個好境，就轉你的心變成好的，即是境能轉變。蓮池大師是這個意思。

現在他就說：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就是發起這個心的大作用，心是無形，你若沒有一樣東西，就不能擾動這個心。你現在繡《法華經》就好了。

按照這樣講，也都不大妥當。他說：佛「四十九年間，開示佛知見」。這即是說：佛四十九年無論講什麼，都是佛知見。既然句句也都是心相，都是可以轉變，又何必一定是《法華經》？四十九年間隨便引用一句都可以。按照他說過的「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」，多麼好呀，處處都適用，為何一定是要引用《法華經》？他讚《法華經》就是讚一切經，無所謂單單是《法華經》開佛知見。開佛知見四十九年中，處處開佛知見，所有聞法者一一都是開佛知見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然後蓮池大師講：我今日讚你的作用，「我以筆作舌」，本來我是宣傳《法華經》，現在也都講不了這麼多，我寫這幾句偈，就以筆來代舌，不講都可以。後來的人看見我這十幾句偈，即是聽了我講。

「今用斯為薦」，現在就用這個偈頌向你推薦，即是介紹你知道佛知見。「共結菩提緣」，無論哪一個人讀我這幾句話，這個菩提緣就結到了。

「永轉空王殿」，「空王殿」即是佛殿，永遠在佛殿那裡打滾，轉大法輪。這位蓮池大師一片恭敬心、讚歎心，一來是讚《法華經》，讚那個繡者。實在不是單讚《法華經》，佛四十九年所講的，未必句句都是《法華經》；雖然不是句句講《法華經》，實在即是《法華經》，因為是開佛知見。

由此可見，以前的人多麼糊塗！這一種糊塗簡直是糊塗透頂。從前以來，全部都是一樣，不只是蓮池大師。不過我現在拿蓮池大師出來講一講，這些是最明顯的，這種言論沒有什麼隱瞞，他的意思是說：佛為何事出世？一定是為開佛知見。我們釋迦佛出世也是一樣，自出世以後，就是令眾生開佛知見。

你聽見這一句就覺得很好，「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」。他這樣的見解，都很可憐。他又聽到經裡有說：「聞此《法華經》一句一偈，皆當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」他可能是看到這一句就拿來用，「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」，何況整部經去寫？何況整部經去繡？那真是「葉葉蓮華生，字字光明遍」。這個「蓮華」和「光明」是指什麼？是心相轉變而來，「心相本無形，即境能轉變」。

這種見解很可憐。這件事大家要知道，這不只是講古人的錯誤過失，而是要避免我們跟著前人落水，他落水，我們又落水，前車可鑒；他出軌，我們又出軌，這樣切切不可，一定要知道古人糊塗之處，自己就不至於糊塗。

這些事也講之不了，如果要把古人的糊塗事搬出來講，老實說，你都要買一百幾十包米放在這裡，好好地慢慢來煮、慢慢來食、慢慢來聽才可以。這些事，一百幾十包米都不夠，不知要講多少年才可以講得妥當，所有中國佛教全部要不得，你哪有空閒時間去批評他們？這就很辛苦，你以為吃飯就可以？是很辛苦的。不過，我略講幾句，就代表吃幾百包米，可以代表長時間。你們就

要專心慢慢去看，講一個「開」字就是這樣講。

### 「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，出現於世。」

「欲示」是指佛的注意非常之密，不會間斷。「欲」即是時常都掛念在心目中，時常都想教導眾生，用什麼方法，如何教導他們，如何對他們講，如何對他們現神通，佛用什麼方法都不固定。這個「示」字，不限定口講，口講也在內。佛總是這樣想。佛欲令眾生，同時又「欲示眾生」，「眾生」也是一乘菩薩，「佛之知見」即是佛智慧，佛為這件事出世。在佛的觀念上，都可以不須依照文字裡面講得那樣生硬，他根本上就是一念，可以不須分開「開示悟入」四個字來作念。

總之，這些菩薩非常可憐。這個心念可以對人講嗎？這件事對誰講？對佛講就不必了，對哪位菩薩講呢？這又不可以商量，商量一點都不可以，自己知道，就是佛愛護眾生，佛慈悲愛護菩薩，我們就要恭敬佛。

佛念念愛護我們，未有一刻捨離我們，佛護念我們太過懇切，即是像尋子一樣。大家可以想想，那個人只得一子，若不見了兒子，你說他的心會怎樣？真是說不出口，又不可與人商量，真的是沒有辦法。

佛的慈悲就是這樣，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想示佛知見從哪裡入手？佛心中有數，看那一位眾生應度，佛就為這件事出世。菩薩如果不墮落十法界，佛就不須出世，時常都可以為他開佛知見，時常都可以示佛知見，佛又何須出世？即是兒子未曾失蹤，何須去尋找他？何須掛心得那麼厲害？乾乾淨淨了。

這是多麼重要，佛為這件事出世，分四句來講，就講了「開佛知見」和「示佛知見」這兩句。下面是第三句：

### 「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，出現於世。」

這個「眾生」也即是講那個人。「悟」是眾生悟，眾生本來不能自悟，佛要令他們「悟」。佛「示」他就「悟」，佛「欲令」他「悟」，佛當然有方法令他「悟」，一定是這樣講。這個「悟」字，就是佛智慧，對「開」佛智慧又深了一點。怎樣深一點？又不是我們可以講的。其實，「開」也不是我們可以講的，「示」更加不是我們可以講的，「悟」我們又何能講？

既然不是我們可以講，現在為何又講？現在我們是讀經，讀經就是這樣讀，經文分開四句來講，這就當然有四句的道理，三句屬於眾生，一句屬於佛，就是「示佛知見」。

我們既然不能知，就無須多講。如果要多講，就講那些誤會的人，他們見到這個「悟」字，都不知多麼歡喜，好呀，佛會令眾生悟，我現在就不需要佛令我們悟，我們自己可以悟。自己又怎樣悟呢？自己悟自己的佛性，悟自己的本來面目。「悟」者有淺有深，講到淺深，就引用高峰妙禪師的幾句話來講。

高峰妙禪師在未開悟之前，是一個很平常的人，是一個啞無佬（喪禮上做法事的人）。某天他與十個、八個人去做法事，做到半夜三更才走，半夜剛好遇

到下雪，冷得不堪，就到一個賣茶寮略為停下歇息，躲避寒氣。他在茶寮聽見賣茶翁和賣茶婦兩個人講話，賣茶翁說：「我們雖然是窮，還有溫暖的床鋪睡覺。現在路上還有行人。」賣茶婦就講：「這時候三更半夜還在趕路的，不會是什麼好人，不是偷東西的賊，就是啞無佬。」果然被賣茶婦猜中。

在這群啞無佬當中，其中有一個叫做妙X，已忘記其名，大家只叫他做妙禪師，後人稱他為高峰妙禪師。他可能有些靈機發現，聽見賣茶婦開口就說夜行人不是好人，不是賊就是啞無佬。半夜三更還在外面，我們現在就是一個不好人。

他自己就有些覺悟：不要去啞唱了。啞唱究竟為何事？只是為錢。我不為錢可以嗎？他覺得當然可以。他就說：「寧在深山饑餓死，不作人間應赴僧。」於是他就奮發起來，當然就不再去啞唱。

他不去啞唱又做什麼呢？他去妙高峰搭茅篷，妙高峰是杭州一個高山，他在山頂搭茅篷居住。他因為有些道心，平常又聽慣別人講那些如何如何就開悟了的事，他就在那裡坐香，坐香他就開悟，他說自己大悟有十八，小悟就有無數。大悟十八是他講的，除他以外，之前都沒有人講，後來也沒有人講，總之悟就算了。

此事按照這個十八大悟的人來講，你一悟就很危險。妙高峰禪師的十八悟是大悟，他也未敢稱為究竟，不知還有多少百悟屬於大悟，小悟屬無數；這已經可知道，這個「悟」，都不知是怎樣的？

這件事，我們才是「悟」，我們即是罵那些「悟」。你們哪個「悟」就該罵。為什麼呢？你們究竟悟什麼？你們未悟之前，你們有目的。有什麼目的？你們認定自己有靈魂，認定自己有佛性，認定自己有八識，認定自己有本來面目，認定自己有清淨法身，認定自己具足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，要設法去除妄想執著。你們認為，用一番工夫去除妄想執著，就叫做「悟」。這「悟」又分大小，大悟裡也有很多層，你們不知「悟」到哪裡？

這裡，我們有一句話批評這些人，凡是說這樣「悟」，都叫做深入邪見；說之前的目標未曾「悟」，都是邪見，不過還未曾深入；你若是相信這個是佛性，可以成佛，這是深信邪見。這些「悟」就叫做深入邪見，入地獄入得很深。他們所有人都是這樣希望開悟，想做祖師，想成佛。

現在都還是這樣，很多人都是志在開悟；如果不開悟，就變成一個糊塗鬼，講經也沒有用；本來就是，他未開悟就去講經，豈有不是糊塗蛋？他就算是開悟講經，都是糊塗蛋。

我問他究竟講什麼經？他說：「我什麼經都講。」

這樣，入地獄就更快。他什麼經都能講，他也講《法華經》，我知道他把各種經都當作是《法華經》。他有一句這樣的話：佛未講《法華經》以前，放光動地之時，已經講完了。

怎會這麼奇怪？如果已經講完，又何必彌勒菩薩來問一大番？又何必文殊菩薩講一大番？又何必佛讚歎一大番？又何必舍利弗三請一大番？又何必佛答

舍利弗之妙法時講「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？又何必要講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？

他們這些人這樣搞，都不知在搞什麼鬼，又指責某位講經人未曾開悟，兩家彼此鬥爭，鬥爭得很劇烈。

講開悟的屬於宗門，講經的屬於教門，其實兩門都是地獄門，阿鼻地獄門，講經是阿鼻地獄門，講開悟的也是阿鼻地獄門，你們花多些心思去講吧！

當然，他們是破壞佛教，有什麼法子不是地獄門？我們就要這樣批評他們。我勸你不要去開悟，我又勸你千萬不能隨便去講經，你如果要講經，就好好地研究清楚才去講，未研究清楚，你絕對一句都不要講，這就好了，以免地獄多兩個這樣的人。他們把這個「悟」字，講得很有味道。

我們現在應怎樣講？我們現在不應該講。我們又怎能講？那是屬於一乘菩薩的事情，屬於佛令他們如何的事情。我們能不能代表呢？我們絕對不能代表，這些屬於「佛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所謂諸法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、如是本末究竟等」。無量無邊一切未曾有法，總名叫做「佛知見」。你去「悟」它，你要知道才能悟，不知道就不能悟，這是屬於一乘的悟。一乘菩薩，佛開導他，他就能悟。他們與我們一樣嗎？我相信絕對不會與我們一樣。

第三句「悟佛知見」講完了，下面講第四句：

「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，出現於世。」

「欲令」也是屬於佛，「眾生」按照上文那樣講。這個「入佛知見」即是入佛智慧。這個「入」又怎樣講呢？我們當然不能去講怎樣叫做「入」，那就解釋字面，但解釋字面又不中用，現在又不是教小孩子要解釋字面。

一乘菩薩的「入」，是證入嗎？我不講他們是不是證入，你何必理會他們是否證入？那是佛的事情、菩薩的事情。

第四句多了一個「道」字，「入佛知見道故」。這個「道」字又不知怎樣講？老實講，就是一個「不知」最乾淨，不知這個「道」字怎樣解釋。上面三句都沒有「道」字，如果有「道」字應該這樣講：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道故，出現於世」，「欲示眾生佛之知見道故，出現於世」，「欲令眾生悟佛之知見道故，出現於世」。但這三句都沒有「道」字。這個「道」字佔的地位之重要性，都相當重要，佛為這件事出世。

這四句話就講完了，其實不知還有多少千萬句，我們就不能安立那麼多。文字上就講完，講完就要結。

「舍利弗！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」

這是回應前面所講，而解釋佛意，就無須再解釋「隨宜說法」這四個字。佛意就是這樣的意趣。

你說這件事嚴不嚴重？每位佛都是一樣，這裡講「諸佛」，即是每位佛都一

樣。諸佛有國土，這屬於空間；無量劫自從有佛以後，都是一樣，這是時間。自從有佛直至現在，你說有多久？在空間與時間來講，所有佛都是這個觀念，就是為那些墮落菩薩才有這個觀念，不是為墮落菩薩就不會有這個觀念。佛若沒有這個觀念，就老老實實令眾生開佛知見，這個是一乘眾生，不是墮落的，就不須「欲令」二字，直接令眾生開佛知見，這個「令」字就用得著，那個「欲」字就用不著。

我要對你們講，不講諸佛，就講我們釋迦佛，釋迦佛也是一樣。釋迦佛在這五十年有沒有令眾生開佛知見？有！他怎麼講？是初時就講《法華經》嗎？是呀，很早就講《法華經》。最早為什麼人講《法華經》？為一乘菩薩講。佛在兩個地方講《法華經》，佛在鹿野苑為權教菩薩講《法華經》，佛在菩提場為無量菩薩講一乘《法華經》。

這是怎樣知道的？我們看〈方便品〉，就可知這兩件事。在這品下面的偈頌有說：「我坐道場時，人天未來集，有佛子心淨，柔軟亦利根，無量諸佛所，而行深妙道，為此諸佛子，說是法華經。我記如是人，來世成佛道，以深心念佛，修持淨法故。此等聞得佛，大喜充徧身。佛知彼心行，故為說一乘。」這表示佛在菩提場有講。在菩提場講，佛就不是為這些菩薩「出現於世」。

佛既然不是為這些菩薩出現於世，佛現在出現於世，就不應該對他們講。而佛出現於世對他們講也無過，他們來到佛前，他們向來也是親近佛，不過他們也會離開。現在看見佛在這裡，示現做一個新佛，他們又來恭賀佛，來見佛，來道喜，佛就同他們應酬。用什麼可應酬？佛就為他們講一乘《法華經》。

在哪裡講起？這就要去問佛才知道。他們這些大菩薩，「於諸無量佛，而行深妙道」，是不退轉大菩薩，佛就要向最高深之處對他們講，不能把他們當作是初發心菩薩來為他們開佛知見、悟佛知見，不能這樣來搞。

就如你現在做教書先生，做一個老師，你的學生就有不少。你現在於此地教學，有一班舊學生來見你，你都要有兩句話來應酬他們。你講什麼呢？當然是講一些舊學生還未知道、還未認識的，你供養他們幾句好話，這些是禮物。他們來見你，你要有些東西貢獻給他們，做人就要這樣。你知道他們的程度，你就對他們講一講。

佛亦復如是，那些大菩薩還未成佛，還要聽法。我們釋迦佛對他們講，講了多久？經中沒有提及講了多久，以兩個時間來講，可能是講了無量阿僧祇劫。

(有人認為：)「不須這麼長時間吧？」真是要講這麼長時間。為什麼呢？他的程度高，想聽多些，佛就對他講多些；也可以不須講很多，講三、五句就可以。為什麼呢？他程度高不須聽太多，有兩句供養他已經足夠。

(有人說：)「對這個講的時間太短，對另一個講的時間太長，說他資格高，要講多些給他聽；這個也是說他資格高，不需要聽太多，也說得對。你講什麼都可以。」

我就是這樣講，這些都屬於猜測，將來我們可以把這句話問釋迦佛：「世

尊！您當初在菩提場那裡，是不是為一乘菩薩講《法華經》？」

佛說：「是呀。」你又問：「佛您講了多久？」佛就會告訴我們。

你又說：「有個荒唐鬼，他把佛說法解作兩種說法，有一種講無量劫，另一種是只講兩句。」

他雖然是荒唐，但他兩句之中總有一句正確，都叫做有一半正確。兩句中有一句正確也算好，都是屬於菩薩的程度高。這裡是講到《法華經》，這件事就沒有人知道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有經文在這裡，怎會沒有人知？」

被你知都很麻煩。有人似乎知道，其實不是真的知道。似乎知道的人就說：佛當日在菩提場，未起座就講《華嚴經》，現千丈盧舍那身（法身佛），佛所講的內容稱為「聖賢談」，為四十二位菩薩廣說《華嚴經》。《華嚴經》是一乘經，最初講一乘，《法華經》就是最後講一乘。不論是最初還是最後，其實是一樣。他們是這樣講。

其實佛最初講是《法華經》，他們就說是講《華嚴經》，他們絕對未曾明瞭《華嚴經》是假的，他們未明白這件事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你又怎樣知道《華嚴經》是假的？」

我當然知道，我是一個華嚴學者，我若不知道《華嚴經》是假的，還怎樣做人？《華嚴經》是假的，一句話就可以講完。講到在鹿野苑裡面，我們釋迦佛已經講了《法華經》。

（有人說：）佛在鹿野苑為五比丘講小乘，直接轉十二行法輪，講四諦法。何以你又說佛在鹿野苑講《法華經》？如果你又說佛在鹿野苑講《法華經》，豈有不是與蓮池大師那句「四十九年間，開示佛知見」又是一樣？

我不是講一樣，我不是說佛為五比丘講《法華經》。佛為誰講《法華經》？佛為無量不退轉權教菩薩講《法華經》，這當然是有開權顯實，不過，只講了三、五句話，無須多說。佛三、五句話為他們開了權，顯了實，就繼續為他們講《法華經》。佛為他們講《法華經》，即是令他們「開佛知見」，即是「示佛知見」，即是令其「悟佛知見」，令其「入佛知見」。這些菩薩相當多。

這一段文在哪裡？就在此品偈頌裡面，在三十四頁第四行有講：「舍利弗當知，我見佛子等，志求佛道者，無量千萬億，咸以恭敬心，皆來至佛所，曾從諸佛聞，方便所說法。我即作是念：如來所以出，為說佛慧故，今正是其時。」

這段文就是講此事，你慢慢去思惟，為何講出這件事？因為佛為五比丘講，他們就證阿羅漢。為何這麼快就證阿羅漢？因為他們有宿世善根因緣，他們習慣了。「從久遠劫來，讚示涅槃法，生死苦永盡，我常如是說」。佛現在又為他們講，就很快證四果。

但佛又說：你們又要知道，我在鹿野苑為五比丘講，令他們得阿羅漢，這件事非常之劣，令我的心好比一頓重的石頭壓著那樣辛苦，真是很難講，很擔憂。他們是大菩薩，為他們講這些傻話、下劣話，令他們證阿羅漢，你說多麼

痛心！等於兒子回來，卻叫他除糞、擔糞，你說多麼痛心！真可憐！雖然是痛心，但還有一點令我歡悅。哪點令我歡悅？當時就有無量菩薩到來我這裡，恭恭敬敬。這些是什麼人？他們親近過很多佛，但可惜只是聞方便法。他們雖然是聞方便法也好，他們現在有聽《法華經》的資格，我要趕快為他們講。我「如來所以出」，出來幹什麼？「為說佛慧故」。既然是「為說佛慧」，他們可以聽，就為他們講。「今正是其時」，這就太好了，都還有一點令我心安樂。不然，見到這五個糊塗鬼，令我不知如何是好。這五人是傻瓜，你說要教化他們多麼辛苦呀！但辛苦之中也有一些令我甜甜的。這個意思，是要大家好好地聽《法華經》，不要太馬虎，如果繼續馬虎就無法吃得好。

這就作為解釋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解其「意趣」，佛為此事出現於世，是一件大事，你知道嗎？你猜就猜不到，的確是「難解」。佛已明白告訴你，你能不能了解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說的話大概能了解，而話中所含之義就不能了解。」

不要緊，所含之義你不應該解釋。為什麼呢？佛還未對你講，你不應該解釋，你只要聽佛說就算了。即是等於我們現在解釋經典一樣，解釋經典只是解釋文字經，不是解釋經義之經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也無過吧？」

這也可以。由此我們就知道，我們對於這句話要很有信心才可以。佛是為我們出世，是什麼事情佛為我們出世？因為我們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但墮落了，佛就為我們出世。這是講釋迦佛，其他佛或者我們也在內，這是師徒關係，一定要了解，「難解」也要解，要解佛意。

我們受持《法華經》，要把這句話放在意識裡面。「佛為我們、佛為我們……」，你時常都是這樣念著就對了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沒有什麼意義。」

這個意義很深，怎會沒有意義？佛為我們，你想一想，我們本來是財主兒子，我們現在墮落成窮子，窮子連擔糞的資格都沒有，掃地、抹地的資格也沒有，多麼可憐！雖是可憐，但知道這件事，都還有少少的安慰。為什麼呢？我們有父親，父親是大富翁，這都有些安慰。

我們何時見到父親？父親何時見到我？父親見到我們就容易些，我們見到父親就難。我們自己有這個印象，有父親而且又是個大財主，我們目前辛苦都不怕。我們目前只是為衣、為食，不是為發財，發財那件事我們不必擔心，財帛自自然然在那裡，我們的父親為我們保管得很好，不須我們擔心。因此我們就得到安慰，窮也窮得安樂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有什麼安樂？綁緊褲帶挨餓還說安樂。」

這又是另外一回事，誰叫我們窮？但我們的父親存放了財富在那裡，我們回去就可享受，何須太擔心？我們精進修行吧，佛時常都關顧我們。我們也都知道佛時常在關顧我們，我們就有所安慰。

我們要知道這些，這個名稱叫做念佛。念佛不限定要念佛的名號才叫做念

佛。我們念佛的什麼呢？念佛這樣、這樣、這樣……，這就可以了。佛這樣念我們，我們也應該這樣念佛，就不須念佛名。念諸佛也可以，念釋迦佛也可以，我們釋迦佛就是這樣，這些是一個概念。不過《法華經》裡面所講的重要之語更多，總可以隨便用某一句做我們受持憶念的背景，我們就靠這句話作為背景就可以了。你就不要糊裡糊塗地去念阿彌陀佛，也不要糊裡糊塗地去念藥師佛，不可以這樣。如果這樣做，就是違背《法華經》。

下面還有幾句話屬於諸佛章：

「佛告舍利弗：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，諸有所作，常為一事，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。」

這幾句話是開權顯實。前文有沒有講開權顯實？前面是講顯實，還未講開權，這裡是講開權，所以佛對舍利弗講：「諸佛如來……」

「諸佛」即是「如來」，「如來」即是「諸佛」。「但教化菩薩」者，諸佛志在教化菩薩，不會志在教化三乘。這些菩薩就是一乘菩薩，就是墮落菩薩。他們墮落之中，有機會就見到佛，佛為他們講兩句，就是一乘菩薩。諸佛單獨志在教化菩薩，也即是為一大事因緣。

諸佛「諸有所作，常為一事」。「諸有所作」者，指諸佛「隨宜說法」，現種種神通相，做種種事。佛本來不須做這麼多俗務，「做」都是三乘，一切動靜、語言、行住坐臥，諸佛都未有把這件事忘掉，這就「常為一事」，常為教化菩薩，常為眾生示佛知見，令眾生開佛知見，令眾生悟佛知見，令眾生入佛知見，是為這件大事。

「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」，這個「示」字屬於佛，「悟」字也屬於佛。前面那個「悟」字屬於眾生，這裡的「悟」字屬於佛。我們要看懂文字才可以，這個是心念。

（有人問：）你說這幾句叫做開權，有什麼開權？這裡又不見有「開權」的字眼。

經文說「但教化菩薩」就是開權，教一乘菩薩，就不會教化三乘人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三乘人也有菩薩。」

三乘人有菩薩也不算，他們都不算是一乘人。如果要算一乘人，就要聽《法華經》才算是一乘人，但教化一乘菩薩，這就是顯實。顯實之後，那個權就沒有用。你又想我們教三乘，不會有這件事。三乘是「隨宜」，隨眾生的好惡，隨眾生的力量，隨眾生的根基，為他們說法。

現在講到這裡，就不必把它當作是一件事，而要把佛意當作一件事，佛意就志在教化菩薩，這又即是顯實，顯實對面就叫做開權。佛所說的話裡面，每每是講顯實就快要講開權，每每講開權就快要講顯實，每每講開權就不講顯實，每每講顯實就不講開權；雖然不講，又即是講。我們要搞清楚這四句，否則就太麻煩、太糊塗。

諸佛章講到這裡就講完了，若把諸佛章套用在下面，每句都可以套用在下面其他的六佛章裡面，全部都用得著。

下面講我們釋迦章，釋迦章屬於第二章。

「舍利弗！如來但以一佛乘故，為眾生說法，無有餘乘，若二若三。」

這些經文很重要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很簡略。前面諸佛章相比這裡，就叫做廣，這兩章是廣與略。經文如果真要簡略，就應該這樣講：「舍利弗！我亦復如是。」這就講完，「亦復如是」就講完了。

你若用「亦復如是」，也要講多兩句：「但以一乘故，為眾生說法。」也即是「但教化菩薩」，不會教三乘混帳鬼。

這是釋迦佛一向以來的觀念：我未出世以前無量劫，你墮落了。我現在出世也是一樣，從前也是一樣，為教一乘菩薩。

這裡突出「一乘」二字和「一佛乘」三個字，我們就要注意，經文一路講下去，就由這句話為根本，應該是很快就講「如來但教化菩薩……」

七佛章是先講諸佛章，其次就講我們世尊出世那一章。在釋迦章，釋迦佛說：「舍利弗！如來但以一佛乘故，為眾生說法，無有餘乘，若二若三。」

「如來」是釋迦，釋迦佛說：我也是這樣做，我但為一佛乘故。「以」也可以解作「因」，釋迦佛因一佛乘為眾生講權教法。「為眾生說法」者，就是「隨宜」。因「一佛乘」，就是釋迦佛自己的本懷，佛的心就是為一件事，為一佛乘，一乘是成佛故，故名一乘，這些是實實際際可以成佛。

以前三乘裡面，有一部分叫做佛乘。雖然這一部分叫做佛乘，但屬於方便，方便就不真實，不算一乘實教的佛乘。

這裡是講一乘實教的佛乘，為這件事，為人，為法。「為人」者，就是為你們，「為法」者，就是你們往昔的一乘行，你們往昔的開佛知見。我釋迦佛現在想令你們復願，是這個觀念。

「為眾生說法」即是為你們說法。說什麼法？就是說三乘，或兼說人、天法，也是一樣，即是種種說法，這些在此品開頭已講：「吾從成佛以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」為他們說法，「令離諸著」，只可令他們離開六道苦惱，又令他們得三乘智慧福報，叫做令他們得三乘涅槃，不會實有涅槃。既然不會實有涅槃，也無阿羅漢，也無辟支佛，也無權教佛，即是方便。

佛對你們講這件事，雖然是這樣講，究竟的佛意不在此，佛意在一乘，正是「意趣難解」。這是我釋迦佛的用意，用意就是用在你們身上，我就是為你們出世，「為一大事因緣」，是為你出世。如果是為一佛乘，在一乘淨土裡面就不須出世。

佛現在究竟為你們講什麼？都是講出世，這就解釋清楚給你們聽，舍利弗

在此品開頭曾問釋迦佛：「世尊何因何緣殷勤稱歎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？」我釋迦佛的意就是這樣，讚一讚佛智，你舍利弗就會來問我；你問我，我就會講給你聽，就是講這件事。你如果聽不懂我講的那句話，你就去看諸佛章，諸佛章也是一樣，也是說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；我釋迦佛也是一樣「隨宜說法」，我的「意趣」也是「難解」。我的「意趣難解」，現在就講明白給你們聽，沒有隱瞞，「但以一佛乘故」出現於世，為你們說三乘教，常常為此一事，「為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」，無有餘乘可為也，除一乘之外，多一點、多一厘芝麻、綠豆那麼少都沒有；什麼若二、什麼三四五六、什麼千萬，我不會為這些事。如果各樣都為，我就很辛苦，為柴、為米都要為，我不會為這些零星事，「為」者，只為一佛乘，還有什麼可為？

這就要你知道，為你們「開佛知見」，為你們「悟佛知見」，為你們「入佛知見」，但教化你們，志在你們成佛。

現在這裡經文說「若二若三」，這四個字都很有問題。這四個字有什麼很大問題？你一不徹底明瞭，就會解錯。為何又會解錯？是不認識「二」字、不認識「三」字嗎？

你認識這兩個字都不中用，你看上面那個「一」字就知道，「但以一佛乘故，為眾生說法」，並未有以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乘為眾生說法，沒有其他乘，故「無有餘乘」。這個「二」、「三」，不是指二乘、三乘。

(有人說：)「一定是二乘、三乘，為何又不是？二乘當然是二，三乘當然是三，一乘當然是一，一定是這樣。」

話雖如此，但這裡你不能解作二乘法，不能解作三乘法，也不能解作二乘人，不能解作三乘人。你若一定要解作二乘人，又解作三乘人，又解作二乘法，又解作三乘法，都好像是可以，但只是好像而已，不是真的可以。

說「無有餘乘」者，就是無二、三乘，這叫做開權，「但以一佛乘」，這就是顯實。明確告訴你：「無有餘乘。」這個「餘」字是數目，數目一定是連著「乘」字，表示沒有多一點的「乘」，就不是指聲聞、緣覺二乘，也不是指另一個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（或佛）叫做三乘；不會有這些文法，這些文法在別處用，或者可以有，在這本佛經裡面絕對不會有。

這一種文法在佛教裡很要命，不論誰碰著它都沒命，你不要碰它，你碰它就沒命，所以叫做要命文法。

你若硬要吹大它，就不必說了。你要看下文才能明白，下文就這樣講：「舍利弗！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，何況有三？」你讀這些文字，這些文字都算要命，你碰上了就沒命，這麼神奇。所以佛經裡有些這樣古怪的句語，古怪的語句就不容易明瞭，文字是非常之淺，「一」字就到「二」，「二」字就到「三」，「三」字到「四」，「四」就到五，這樣的文字，你說多麼淺！淺到極點。文字雖然淺，但你就不懂，這就要命；任何人都不懂，這才奇怪。

(有人問：)「你又怎樣知道任何人都不懂？」

我請你向從前的人解釋《法華經》那些種種說法，你向那裡尋求，你看他

們怎樣講，那些註解不難找。不過，我就可以大膽講，那些講解《法華經》的人簡直不懂文字，這樣就講完了，不須講他不懂文字之義。

義是什麼？義就是一乘之外更無多一點。既然更無多一點，若把聲聞、緣覺或菩薩、佛裡面，當作一點可不可以？這又可以，你就進入那一點吧，那個人就不是說你，你硬要拖他來，你已經落在死路，他都是要殺你的。

講到我們「釋迦佛所為」者，是一大事因緣，不為其他種種，一句這樣的話，就是開權顯實。

（有人說：）這句的文字不見有什麼開權，不見有什麼顯實。

這個「無」字就是開，「但以一佛乘」就是顯。還有哪裡講開？哪裡講顯？在諸佛章裡，「但教化菩薩」，當然是不教化其他，諸佛念念都是志在教化菩薩。

這裡已講了兩章，下面再講第三章：

「舍利弗！一切十方諸佛，法亦如是。」

第三章這樣講就算了。這是我們釋迦佛一句簡單的話。在「一切十方諸佛」前面，是講「諸佛」，「諸佛」在「一切十方佛」之內嗎？這又可能有在內。

（有人說：）既然「諸佛」都包括在「一切十方諸佛」這一句之內，前面又何必講諸佛章？不如一早就講「一切十方諸佛」，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一路這樣講下來就算一章，豈不更好？何必拖這麼長，「諸佛」又算一章，「一切十方諸佛」又一章，這是什麼道理？其實都是一樣。

要講起來，的確是一樣，難道「諸佛」就超出「一切十方佛」之外嗎？

（釋迦佛說：）當然不會超出。不過，那些聽者有些問題，我說「諸佛」，他所緣的我那句話就是「諸佛」，三尊、五尊也叫做「諸佛」，十尊、八尊也叫做「諸佛」，千尊、萬尊也叫做「諸佛」。他們那些人很蠢，就要講到他們明白。

（有人說：）佛您講得籠統，只講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。

這件事，釋迦佛所講，似乎有一個不了義在其中，這不了義就是講多些，找多些話來講，因此另外分開一章。

有些人就嫌累贅，但佛就不嫌累贅。因為那些三乘人很糊塗，佛就要分成兩節對他們講，明明是一樣，都要分割成兩章，「諸佛」和「一切十方諸佛」各自一章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一切十方諸佛」的範圍很大，「諸佛」的範圍也大。如果不講這一章，你敢不敢把「諸佛」這一句放大到「一切十方諸佛」那一章？這樣講可以嗎？

我都是有些不敢。為什麼呢？十方諸佛可以包括三世佛在內，別說三世，即使是十方，我說「諸佛」裡佛意那一方面，可以講是「十方諸佛」；而聽者裡哪有這麼大的思想緣一切十方諸佛？

講到「法亦如是」，這個「法」字又要注意，「法」字怎樣講呢？前日已經

講了這個「法」字，是當作「儀軌」來講，當作「儀式」來講，當作「規則」來講。規則也是法。現在是什麼規則？就是佛的權實規則，就是開權顯實的規則，就是每尊佛都是「但教化菩薩」的規則，每尊佛都是「為一大事因緣」這樣的規則。佛除非不出世，出世就少不了這一套規則。

難道所有佛都是這麼死板，好像現在制作餅那樣，用「餅印」印出來，每個餅都是一樣？

這件事又不可以這樣講，餅印無論再印多少都是一樣，佛法未必是這樣死板。但是，權實是這樣，隱實施權是這樣，開權顯實一定是這樣。為實施權，「唯以一大事因緣」，「以一佛乘故」就是為實。施權為眾生說種種法，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」，這是權教。但是，裡面分析起來，十方佛各有各講，所對之機一點都不會相同，法怎會是一樣？規則雖同，做起來又不同，這叫做「隨宜」，隨機變遷。

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好，事前說了要如何做，等到做起來就會有不同，會遷就自己所在的地方及時節因緣，會遷就自己的知識，就有不同之處，這正所謂籠統。

「法亦如是」不是指佛法的法，不是指一乘法，不是指權教法，而是一個模型，它「亦如是」，你說多麼簡單。

這裡的經文叫一聲「舍利弗」的名字，表示經文轉去另一章。諸佛章、釋迦章、一切十方諸佛章，已講三章。

這裡有個復難。什麼叫做復難？那些聽眾，舍利弗也是聽眾，佛這麼講：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，是為一大事因緣出世。」聽到這一句，聽眾裡面就有些反對：「諸佛既然如是，您又不是這樣，都沒有關連，您又以諸佛來講。」

話又不是這樣講，我釋迦佛也是一樣，怎會不一樣？

(有人說：)「您釋迦佛是一樣，還有一切十方諸佛未必每位都是一樣，總有一位、半位不同。」

不是呀！「一切十方諸佛，法亦如是」，一定是這樣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說一切十方諸佛都是這樣，我又可以這樣說，過去諸佛未必完全是這樣，現在諸佛未必全部是這樣，未來不須講，未來佛都未出世。你真是神仙嗎？能讓你猜到？」

其實，三世諸佛都是一樣，下文就講明三世佛是一樣。

「舍利弗！過去諸佛，以無量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、

譬喻、言辭，而為眾生演說諸法，是法皆為一佛乘

故，是諸眾生從佛聞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。」

這裡突出一個「一切種智」的名目，這個名目，在權教裡面都有講。前文

講「一佛乘」，權教裡就沒有講。「一切種智」在權教裡面雖然有講，不過，現在講的「一切種智」，是屬於一乘的「一切種智」，不要當作往昔那樣講。

佛對舍利弗說：舍利弗你要知道，你這個人很粗心，我講什麼你都不十分注意，你又喜歡反對，我講什麼，你都是反對的一分子，你都算是一個糊塗分子。好吧，我也不怕你糊塗，我又不妨詳細對你講，「過去諸佛」隨宜說法，就是「以無量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」隨宜說種種「譬喻」，隨宜說種種「言辭」，隨宜以十二部經逗三乘機，隨宜「而為眾生演說」三乘各種法門；雖然說各種法門，不作各種法門用；那作什麼用？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」，作一佛乘之用，這就是「意趣」，佛說三乘教的意趣就是「為一佛乘」。

這件事可以這樣講，施權就是為實，「能為」就為於「所為」，權教是「能為」，實教是「所為」。

（有人問：）為什麼呢？權教又為不起。既然為不起，何以稱為「能為」，一乘就稱為「所為」？

這是佛意，不關你們的事，佛說法應酬你們，是有種種參差不齊。究竟諸輩諸佛講了多長時間，以「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」？

這個時間又是另外一個問題，或一劫，或兩劫、三劫、五劫、十劫，這個時間都很長。不像我們釋迦佛只講五十年這麼短。

為何釋迦佛又講得這麼短？因為人命短促，不能對他們講太多，只要他們有機緣聽到，他們能證果就算了。

過去佛壽命有長有短，眾生壽命有長有短，他們受法有多有少，把時間拖長去遷就他們，都是叫做講權教。這個權教的作用，不單是屬於權，更把他的力量用在為「一佛乘」。本來這個「皆為一佛乘」，乃是佛意，「意趣難解」。「隨宜說法」的「意趣」在於「一佛乘」，他們就不知道這件事。

「為一佛乘」，即是為他們「開佛知見」，為他們「悟佛知見」，為他們「入佛知見」。因為他們有了權教的智慧利益，就有聽一乘的可能。這當然不一定人人都有聽一乘的可能，若是「於諸無量佛，不行深妙道」，他就沒有聽一乘的可能。

佛為他們講三乘，要講無量無邊劫，大家不要以為只講一次就可以令他們知道有一乘這樣簡單，這要看時機，一定是不容易。

這個「為」字就要注意，前面說「為眾生說法」，有一個「為」字，即是對眾生說法。「是法皆為一佛乘」，這個「為」字又怎樣解釋？這個「為」字若當作「對」字來解釋，「是法皆對一佛乘」，這樣講又不貼切。應該怎樣講？這個「為」字就是「因為」，皆因一佛乘故為眾生講這些方便法。這豈有不是為實施權，施權就是為實。

有一些糊塗鬼這樣盲目地解釋：諸佛「為眾生演說諸法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」，「是法」即是這個法，一一法皆是一佛乘故，這個「為」字解作「是」字之意，皆是一佛乘。

如果皆是一佛乘，又用「故」字做什麼？這就不應該要那個「故」字。他

們說「皆是一佛乘」，在文法上是可以，但在道理上就不可以。為什麼呢？佛用種種方便為眾生演說其法，這個「法」屬於方便，不是屬於一佛乘，所以就不可以。我們依文法讀下去就知道，這是指明佛講這個「法」，皆為了一佛乘。

既然指明這個「法」，皆為一佛乘，不要「故」字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有什麼不可以？這就「能為」為於「所為」。

（有人說：）前面說「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，本來是「法」字，你又改成「意」字。這裡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」，這個「法」字，何以又不改成「意」字？

這裡不須改，佛意已在其中，「是法」的用意「皆為一佛乘故」，這是佛意，這就加多一個「意」字，佛講「是法」之意趣，你就要明瞭佛意，這個「為」字就是「意」。

過去諸佛是這樣，最初那一尊佛，是最早的過去佛，第二尊都屬於早，三、四、五、六尊都是早，裡面有些值得研究。有什麼要研究？最初那一尊佛是怎樣成佛的？是修菩薩行得來。他的菩薩行從何處得來？沒有佛對他講，他的菩薩行是自己研究，自己一步一步從中發現，發現菩薩德，發現菩薩的知識，一步一步發現，因為沒有佛對他講。也可以說，最初時，菩薩有很多，佛還沒有。既然菩薩多，大家可以研究，可以交換知識，這裡面就有一些眉目。

這件事怎麼研究？有沒有成佛的目標？沒有。既然沒有成佛的目標，就不叫做菩薩，可以說不是菩薩。「菩薩」兩個字是後來安立的。

為何他們不是菩薩？因為他們不是求佛道，故不能稱為菩薩。他們不是菩薩，又不是佛，這些是什麼人？我們現在就稱他們為菩薩，他們若成佛，人們就稱他們為佛。我們現在稱他們為菩薩，他們當時有沒有稱自己為菩薩？沒有。他們不是叫做菩薩。

他們為何這樣研究下去？這是他們的智慧道德，日日增長。這種事情屬於科學，自己研究科學，每日去研究，就有增長，不須有師承。這樣一步一步研究下去，還有沒有增長？有。如是增長就有無量無邊那麼多層數，全都講增長；增長到無可再增，又無所謂叫做圓滿。增到無可再增，突然間變相，所謂叫做成佛。那時候也許沒有「成佛」這句話，一變，就變成。（他就覺得奇怪：）「為何今天我這樣特別？往昔所得的都沒有現在這麼特別，現在真是大大的不同。」於是就安立一個名字給他，叫做佛，這是最初的那一尊佛。

他未成佛之前又如何？就安立一個名字給他，叫做菩薩。他雖然沒有目標，但以因果來講，不需要目標，他有如是因，必有如是果。這正是科學家的研究，就得一個科學的享受，就是如此。

佛教是科學嗎？這個科學就不同世間上用物質、思想、電力各方面的科學，這個是佛的科學，沒有師承，是自己研究。

菩薩有很多，講到那一位菩薩突然不經意間中發現得到那個很特別的境界，那個名稱就叫做佛。其他的菩薩就要跟他再研究，他就對大眾講：「我是一切智。」一切智現前，什麼都知道。

其他的菩薩也都快要成佛，大家都是同一流的人，但此事你又不可以著急地說：「我快要成佛。」不過，最初那位佛會說：「我相信你不久一定與我一樣。」這就有兩尊佛、三尊佛、四尊佛、五尊佛，這麼多同志，研究的人，都是大科學家，結果就快成佛。這麼多一大群這樣的人，得到特別的果報，這又很好，就可以去宣傳，那時候就有佛教，有菩薩道。

講到過去諸佛，最初那一位佛所教化的人，退了菩提心，然後，佛仍關顧那些退心者墮落，處處都要念及他們，處處看著他們，他們墮落在那裡，佛就出現於世，又去利益他。佛自己成功了就容易做，佛出現於世就不難。一乘佛一定有分身，要多少身就有多少身，這很容易。

講過去佛就要這樣講起，如果不是這樣講起，你在與你最接近的過去佛中，現在對上的某某佛、某某佛，你都似乎認識最近這兩尊，最初那尊佛你都是不認識。雖然不認識最初那尊佛，但一定有最初那一尊佛，最初的佛不會是很多一起成佛，不會有一尊佛被最初那尊佛親近學法。後來的佛講法，是遷就眾生的墮落，這樣就容易些，都是「為一大事因緣」，「為一佛乘故」，這個「故」字就是他的本位。

「是諸眾生，從佛聞法，究竟皆得，一切種智。」

凡是聽聞過去佛的法，聞三乘教，終歸都要成佛，「究竟」即是終歸。為什麼呢？佛要令他們成佛，令他們「開佛知見」，令他們「悟佛知見」，這就可以了。

若佛不令他們又如何？佛不會不令他們，佛怎會不令他們？佛為他們講方便教，念念都志在令他們，有機會的時候，何以又不令他們？不會這樣。既然能令他們，就令他們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」，即是得一佛乘。「一切種智」就是究竟果的名稱，「一佛乘」有究竟果，也有不究竟果。你得到「一佛乘」，「開佛知見」也叫做「一佛乘」，「悟佛知見」也是「一佛乘」，「入佛知見」也是「一佛乘」，不限定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」才叫做「一佛乘」。我們現在只是這樣聽這個開權顯實的經，也叫做「一佛乘」。

怎麼這樣容易？你信就容易。信什麼呢？信唯有一佛乘，更無別的種種。你就無須拖到三乘裡面，更無須拖到中國佛教的宗派裡面，更無須拖到西藏、蒙古，更不要拖到錫蘭、緬甸。你自己就要有一個獨立的觀念：「我是什麼人？我是聽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我是一乘菩薩。」你是一乘菩薩，你就是一乘裡面的人，不一定要等到成佛得一切種智才叫做佛、才叫做一乘。這個範圍就是這樣講。

講到過去佛，有多少佛都是這樣？有些不出世的過去佛就不講他，凡是講「出現於世」者，就要說三乘教。說三乘教就是「為一乘故」，以三乘教助起他。怎樣助起他？若沒有三乘教助起他，他在地獄，你在地獄對他講一乘嗎？他在天宮，你在天宮對他講一乘嗎？他在人間，你在人間對他講一乘嗎？都無關連的，你為他開權都不可以，顯實就更加不可以，你為他開佛知見更不可

以。這就要利用三乘教，令他得一點智慧，就撇開三界五欲，撇開三界的邪見，他就容易聽一乘。

「過去佛章」和「諸佛章」所講是一樣，即是過去諸佛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一路照樣如此講，才算是一章一章。下面再講「未來佛章」。

「舍利弗！未來諸佛當出於世，亦以無量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譬喻言辭，而為眾生演說諸法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，是諸眾生從佛聞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。」

這裡是講施權。這一章與「過去諸佛章」所講是一樣，相差的是：一個屬於過去，一個屬於未來。

這件事，我們似乎不應該相信他所講。為何不應該相信他所講？未來佛還未到來，菩薩或者是有，是在將來成佛。講到「未來諸佛」，就不止是現在菩薩將來成佛，在廣闊來講，一切眾生全部都有份。為什麼呢？他們將來有機會，就會受持佛法，修行圓滿成佛，就叫做未來佛。在將來那個時代，也即是現在佛，所以有些人說：「他這樣的講法，我們可以不必相信他。」

如果不相信他，又很麻煩，所有佛都是一樣，過去佛一樣，十方佛一樣，未來佛也是佛，為何不一樣？因為他未來。在我們的疑惑來講，裡面總有些不同之處，是這樣講嗎？

總有些不同之處吧？我就說不會。為什麼不會？未來佛，或是現在的菩薩，或將來的菩薩，總要經過菩薩階級，次序修行才可以說成佛，他一定要受一乘因果支配，這是一乘因果，就不會說什麼好處，也不會說怎樣參差，這是必然的，菩薩道為因，成佛為果，又是一樣。

過去佛也曾做過未來佛，人們見他是菩薩，將來會成佛，這就是未來佛。這件事從頭到尾一連串那麼多，就是叫做一乘佛，由一乘菩薩修因得來，哪裡會有什麼碰巧？你以為是幸運嗎？有什麼碰巧輕重長短彼此不同？不會的。所以未來佛也一樣，經文就不能改動。

你看世間上的事物，去年是這樣，現在是這樣，到明年、後年，再十年、一百年、一千年，都是這樣，好像沙田柚那樣，不是今日才有沙田柚，不知多少百年、千年、萬年已經有這種水果，長到現在仍然是有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有種子。將來的沙田柚同不同？我相信是同。或因地區水土不同，沙田柚又會變相，這也會有。我說沙田柚在沙田就不會變，你若把沙田柚拿去別的地方種，天氣和地質泥土不同就會變。

佛不是說因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時間不同，他同是一個佛種，依照中國人所講，同是一心。這種講法很不妥當，認為這個是天然佛，不須修行。這又同什麼一心？

其實是同一個法，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這即是同，結果是成佛，「皆得一

切種智」，這就是一樣，權實也同。

不要權可不可以？你不墮落十法界，就不需要權，你不墮落，要權教來幹什麼？你以為佛很喜歡講權教嗎？講權教是出於不得已之事，勉強強對你講。

這一章與「過去佛章」的講法相同，這就講完了五章。下面講到第六章：

「舍利弗！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，

多所饒益，安樂眾生。是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，

種種因緣譬喻言辭，而為眾生演說諸法，是法皆為

一佛乘故。是諸眾生從佛聞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。」

經文也是一樣，當然也會有兩句不同，但兩句不同也沒有什麼所謂。經文說「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」，就講多了「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」，未來佛沒有這句，過去佛也沒有講這句。其實過去佛也有「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」，未來佛也有「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」，怎會沒有？

這裡的經文也多說了「多所饒益」，這個「饒益」即是種種利益眾生。這個利益是什麼利益？這個利益，你說兩種都可以，權有權的利益，實有實的利益。「多所饒益，安樂眾生」，志在令眾生安樂故，諸佛就講權教。

「種種因緣、譬喻、言辭」，與過去、未來佛一樣，都是「為眾生演說諸法故，是法皆為一佛乘」。

「聞法」者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」，這件事又不容易講，現在諸佛有很多，講權教法也多，為眾生講實教法亦多，若說「聞法」者「究竟得一切種智」，我相信一位都沒有。為什麼呢？他正在那裡「聞法」，現在佛為現在的菩薩說法，為現在的三乘人說法，有哪一個成佛？哪一個得一切種智？做夢就有，但都不會多。

這裡講「現在」，這兩個字究竟是講什麼？是指現在今日還是現在今時？或是現在今劫？這件事是怎樣解釋？

經文沒有講，又未曾說過現在劫、現在年、現在月、現在日、現在時，經文都沒有說，即是說，未入涅槃的就算是現在佛。講到現在佛，有些佛的壽命很長，有些佛的壽命很短，無論是壽命長還是壽命短，有這麼多佛怎麼會沒有？都是安樂眾生，都是說權教在先，都是說權教為了實，都是令眾生「究竟得一切種智」。「究竟」兩個字即是「終歸」，那些眾生終歸「得一切種智」，他們現在是未得，可以說就等於與未來佛一樣。

我又相信，過去佛施設種種方便，雖然是為一佛乘，然後就開權、就顯實、就令眾生「入佛知見」，但都未必「皆得一切種智」。

確實是這樣，我們就是如此。我們是過去的眾生，過去聽聞過《法華經》，

但又未曾成佛。別說我們，佛在世時那些四眾、阿羅漢，何嘗不是往昔的人？他們也未得。這就有很多人都求「得一切種智」。

現在我們注意「究竟」兩個字，這又無過。「究竟」兩個字，換一個名稱，就是「必定」，可以這樣講，必定「皆得一切種智」。

有人說：「這靠不住。」若靠不住，過去諸佛從何處來？現在諸佛又從什麼地方來？怎會靠不住？難道是靠不住，我就硬說靠得住？我又不會這麼糊塗。

這件事可以說是很齊整一樣的。（有人說：）「裡面就有不齊整相同的。例如佛住世壽命有長有短，說法度眾生有多有少，哪裡有齊整相同？下文的偈頌裡講，過去有種種佛，無量無邊那麼多種種佛，哪裡有齊整相同？」

你講的另外那些，就不是齊整相同；佛道一切種智，就是齊整相同，這是究竟果。你說的壽命長短、淨土與非淨土，這些與眾生有相關係。其實佛壽命也是齊整相同，在佛一方面來講，沒有一樣不齊整相同，無彼無此，「皆得一切種智」。

現在這件事講起來，「諸佛章」、「一切十方諸佛章」、「現在十方諸佛章」這三章的經文其實是一章，這裡清楚地說「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」，「一切十方諸佛，法亦如是」，這些簡直是相同，「諸佛」也不能走出「一切十方諸佛」的範圍。過去佛就不講了，現在佛總可以講。

所以我就說七佛章，其實是一佛章。說一佛章，就是「諸佛章」，全部包括過去、未來、十方，無有不讚。用很少的句語文字來說，就是「一切十方三世諸佛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，所謂欲令眾生開佛知見故，即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」

你知道不知道？這是略講，略講就是這樣講，就不須講七佛那麼多。講到「諸佛」，我們釋迦佛當然在內，在十方三世中，我們釋迦佛是現在世的人。這就很簡略地講。下文所講，有很多這樣的略文，略文即是總括來講。

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意思，分七佛章攤開來講，可以無須攤開來講那麼累贅，所以有人就嫌經文攤開來講很累贅。經文現在攤開來講，我們都未曾會聽，還嫌經文講得多麼累贅，如果再講得簡略一些，我們豈不是更糊塗？所以有些人又希望講多些，因此各各不同，各有各講，諸佛有諸佛講，釋迦佛有釋迦佛講，一切十方諸佛有十方諸佛講，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各各有各人講，這就造成不同，但人們不知道「法亦如是」。

「舍利弗！是諸佛但教化菩薩，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，

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，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。」

佛就是這樣出現於世。這幾句話是配合上面「釋迦佛章」，「一切十方佛章」、「三世佛章」都有這幾句話。「是諸佛」都是如此，這個「諸」字就管這五章。為何又不管六章？因為「諸佛章」裡已經有那句的內容，「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」，「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」就是那句的內容。而下面的五章就沒有，於

是不妨在後面補充，佛就對舍利佛說：這五佛章，諸佛都是但教化菩薩。

這裡也是沒有三乘。不過，有些人糊塗起來，就說這即是教化大乘，不教化小乘。這句話似乎講得很妥當。如果「但教化菩薩」，不教化小乘，而權教大乘就是菩薩注意的，這就出現於世，這就志在教化菩薩，令菩薩開佛知見、悟佛知見，何以又不為他們開佛知見？又說屬於三乘？這就講不過去。

但教化一乘墮落菩薩，令他們不墮落，令他們開佛知見就不墮落，「使得清淨故，」令他們「入佛知見道故」，令他們不久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」。

在「開、示、悟、入」四個字中，「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」，是講「示」字。「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」，這個「悟」字屬於佛，佛覺悟眾生，即是警惕他們。因為一乘菩薩在修行中，有許多錯誤之處，佛看到就教他們：「不可以這樣做，你們搞錯了。」教導他們之後，他們自己就會覺悟：「我真的又做錯了。」所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，不可以亂來！佛要令他們覺悟，「欲令眾生入佛知見故」，令眾生得以瞭解佛的智慧，佛知見即是佛智慧，所以佛出現於世。

以上是講六佛章。然後講下去就是第七章，第七章重講我們釋迦佛。

「舍利弗！我今亦復如是，知諸眾生有種種欲，深心

所著，隨其本性，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，而

為說法。舍利弗！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。」

釋迦佛說：我今出現於世，與前面五佛一樣。

(有人說：)「前面明明講六佛，你又講五佛。」

前文有釋迦章在內，分作我釋迦有兩章，除了我釋迦的兩章，就是五章。

「我今亦復如是」，與三世佛、十方佛及諸佛一樣，我釋迦佛就知道眾生「有種種欲」，三乘人各有不同的「欲」，這個「欲」字就是三乘裡面的好樂性。三乘人好樂什麼？總名就叫做好樂三乘，小乘好樂小乘，大乘好樂大乘，他們有這個種子，這個種子我知道他們各各差別不一，各有所修，各有所得，這是他們的習慣，「種種欲」就是習慣。在時間上來講，自從墮入十法界裡面，這「種種欲」就是屬於三乘之四聖，這三乘之「欲」習慣了，形成特性，這是輪迴性。這個「欲」字不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欲之「欲」。如果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也有種種不同。這裡說的「種種欲」，不是談五欲那一方面。

眾生「深心所著」，這個「深心」是他們的功德心，功德心「著」其所好。他們好什麼？他們有地位，他們雖然是「有種種欲，深心所著」，但這些屬於無常；盡管是無常，而他們有些種子的繼續性質存在，即是一個好樂性，這個好樂性他們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「種種欲」怎會不知？他們不知就不知，就如現在的人，你怎能知道你從前喜歡什麼？你以前的善根如何？執著成什麼樣子？都不知道。佛就知道，所以「知諸眾生有種種欲」，這些不是現在的。「隨其本性」，佛以智慧力，隨眾生

的機宜，即是「隨宜說法」。隨他們的本性，這個「本性」者，就是「深心所著」的「欲」性，這個本性不是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、本有佛性，這裡說的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們要跟從上文之意才可以。

隨眾生的「種種欲」，佛就以十二部經，種種方式去逗他們的歡喜。「言辭方便力」，這「方便力」三個字，應該提前放在前面，即是「以方便力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」要提前。方便即是智慧，智慧力很強，這個是權智。佛知道三乘人的權機，往昔三乘的習慣都知道，就能對付他們，遷就他們所好「而為說法」，說三乘法利益他們，他們就證果。

好比我們釋迦佛在鹿野苑，就知道五比丘之「欲」，他們都是小乘欲，有小乘根性，就對他們講小乘。其他人不知道，五比丘本人也不知道。所以到後來，就有四句話說明：「從久遠劫來，讚示涅槃法，生死苦永盡，我常如是說。」這就是他們的本性，「從久遠劫來」都是這樣讚，這些是「欲」。他們執著於「生死苦永盡」，這些好處成了種子，他們即使墮入地獄，這個種子都不會失去，墮落什麼畜生、餓鬼，千萬劫都不會失去。

(有人說：)「若按照這樣講，這就是一乘，一乘才不會失去。」

他們雖然不是一乘，但也是無常。為何不會失去？是因為他們已經證得涅槃，證得涅槃就沒事了嗎？不是的，也是無常，人是無常，他們的習慣種子仍然存在，佛遷就他們存在的種子來說法，正是「逗機」，也即是「隨宜」。「隨宜」的意思就是這樣，佛的「意」就不在此，「如此皆為得一佛乘」才是我釋迦佛的意，為你們成佛「得一切種智故」，我才對你們講，否則我就不對你們講，我就是為這件事出世。所以，令你們「開佛知見」，令你們「入佛知見」，我也是與諸佛一樣。我若不是這樣講，你們一定不知道，我一定要這樣講，你就知道這個權教有如是的作用，唯有一乘實教才算靠得住。

這就不講太多了，下面是結文：

「舍利弗！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，何況有三？」

十方世界中只有一乘，這是顯實；更無二乘，就開除了，別說更有三，更有千萬都是要開除。

這裡未曾說有一乘，時常都是這樣講，為何又不說「十方世界中唯有一乘，尚無二乘，何況有三」？

這是結文。如果講結文，把它提前講，就不要講太多，無所謂七佛章，一定會多事。所以這樣講較好：「舍利弗！十方世界中只有一乘，絕無二乘，何況有三？」這就總括了。

他們能覺悟嗎？他們應該覺悟。他們如果不覺悟，你又不妨再為他們講。

(有人說：)「佛說無二、三，但佛整天都講二、三。這又如何解釋？」

佛是遷就眾生的「欲性」才這樣講，你以為佛一定要講嗎？這個二乘、三乘，就指不是聲聞、緣覺二乘，不是指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（佛）三乘。

有些人解錯了「尚無二乘，何況有三」這句話。他們說：「你可以說沒有二

乘，你不能講沒有大乘。你說二乘是方便，都勉強可以這樣講，這個大乘可以說得上是真實，可以說是存在。這個大乘就不是一乘，大乘雖然不是一乘，但大乘比聲聞、緣覺兩種乘好很多；大乘菩薩行菩薩道福德大、智慧大、成果大，這件事都很靠得住。」

權教佛都沒有，何況有三？這句經文應該這樣調一調：「舍利弗！十方世界中只有一乘，無有三乘，何況有小乘？」這樣才對，即是尚無大乘，何況有小？調次序就對了。

但現在的經文，以文法來講，是「尚無有小，焉得有大？」這樣是不合理，文法亦不合，道理也不合。你說這是多麼糊塗呀！

這裡的結文就是這樣結，這二、三，是數目，不是屬二乘小乘，不是大乘。佛講話不會那麼糊塗，佛若講二乘又講三乘，豈不是累贅？「三」裡面有「二」在內，不會這樣累贅。

那些人的糊塗之處，是世間少有。他們說：「尚沒有聲聞、緣覺，何況有聲聞、緣覺、佛？」這些話是多麼糊塗！隨便什麼人講話都不會這樣講，何況佛作如是說？只有我們中國那些大德佛教徒，那些真是糊塗，他們偏偏要這樣講，你說多麼糊塗！若說要他們讀經，我就說他們一個字都不認識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為何說他們一個字都不認識？在《法華經》裡每一個字，即使是最淺的，你拿那個字出來講，你一定講錯，你想不錯，都絕對不可以，我保證你講錯。你盡管提一個字出來講，看你認識不認識？這個字若離開了《法華經》來講，我知道你是認識的，一落在《法華經》，你就沒有辦法，這就一定難倒你。

講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講到這裡就講完，無經可講，七佛章講完，又結文，還有什麼可講？事實又不是這樣，下面還有很長的經文。不過，那些是多餘的，可以不須講。怎樣叫做多餘？佛又要講，又要釋除眾人之疑。佛既然說沒有三乘，何以往昔佛又要講三乘？今日才來開除，豈不是多此一舉？佛就找多些事情來做，找多些工夫來做。這件事就很難講，這都是因為你們。因你們什麼？因你們五濁惡世的罪垢重，不得已佛要講三乘，為你們洗滌五濁的罪垢而講三乘；你們如果沒有罪垢，佛就不須講三乘。

現在講起來，這裡有兩種講法，前面說「知諸眾生有種種欲」，將就其欲性講三乘；現在才說你們有五濁罪惡，才為你們講三乘；兩種都會有。

（有人說：）眾生是有罪惡，罪惡就是障礙你的種種欲性。這兩種是相關，你雖然有欲性，你又不能發現。為何不能發現？因為你有五濁煩惱，障礙著你，你就不能發現。佛把你的五濁障礙剝除，就令你的本性接近。佛教小乘、大乘都是這樣講。

講到「欲性」者，就歸納在菩提涅槃兩方面。三乘都有菩提，都有涅槃。講到五濁，就是障礙三乘人之菩提涅槃，這樣仍然是要遷就他們的欲性，佛如果不解除他們的五濁，他們的三乘智欲也無法得到好處。這是出於不得已，所以三十七道品的四念處、四正勤，都是這條路，一方面是講好，一方面是講

醜；醜的，你必須知道要放棄，不要接近醜的。下文有講諸佛出於五濁惡世。

「舍利弗！諸佛出於五濁惡世，所謂劫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見濁、命濁。如是舍利弗！劫濁亂時，眾生垢重，慳貪嫉妒，成就諸不善根故。諸佛以方便力，隱一佛乘，分別說三。」

這樣就有三乘，有三乘為對治「五濁」故，為你們好樂故，為了這些。「諸佛」就包括我釋迦佛在內，現在歸納來說就是七佛章的七佛，所有「諸佛出於五濁惡世」，要講三乘教，就是為了這件事。

（有人說：）什麼叫做「五濁」？我又不懂。

你不懂，佛就告訴你，「所謂劫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見濁、命濁」，就是這五件事。這五件事，實在來講，就是兩種關係——煩惱濁和見濁，其餘的劫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不成問題。

既然「劫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」不成問題，佛為何又講？這是代數式，講一種就有五種連在一起。劫濁是時代，即是滅劫；煩惱濁是眾生歷來的習染；眾生濁是果報；見濁是現在與往昔信仰宗教種種邪見而染得；命濁又是受其果報，壽命短促。「如是舍利弗」！如是「五濁」的關係，「劫濁」一到亂起來，眾生就「垢重」。這些眾生即是一乘菩薩，一乘菩薩的罪垢，這是染垢，他們因有罪才染，染垢非常嚴重，「慳貪嫉妒」，這是「煩惱濁」，也包括「見濁」在內。「成就諸不善根故」，這些就是罪惡，生了根，無量劫以來都已經有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若說無量劫以前就有，他們從前有些人成佛，有些人成阿羅漢，有些人成不退轉菩薩，有些人成辟支佛，他們的不善根應該可以解除。」

不是呀，不善根隨時生長，它不會客氣。所以諸佛以方便力對付它，就隱一佛乘不講，因你聽不懂，為你「開佛知見」沒有用，為你開權顯實都不可以，就把一乘隱瞞，就對你講三乘。三乘各有不同故，名為「分別」。種種法門不同故，又是「分別」。

佛講開權顯實以後，在二十五頁第七行還有幾句話要交代：

「舍利弗！若我弟子，自謂阿羅漢、辟支佛者，不聞不知諸佛如來，但教化菩薩事，此非佛弟子，非阿羅漢，非辟支佛。」

這段文這樣講，也是迫三乘人要信一乘，一定要放棄三乘。如果不放棄，又不信一乘，即是不接受。這怎樣處理呢？只可這樣講，不放棄三乘就不算是佛弟子。不算又如何？那就不管你了，不算就是你自己的事。

「若我弟子」，這個「弟子」通三乘人，兩種小乘人，一種大乘人，總屬權教。「自謂阿羅漢、辟支佛者」，即是自己把自己當作是阿羅漢，又把自己當作是辟支佛。這裡應當還有一句是菩薩，把自己當作是菩薩，高等菩薩即是不退

轉。佛說：即使你是權佛，都是如此。今日我對你們講以上七佛章，你們就裝聾裝癡，一個叫做不聞，一個叫做不知，不聞又不知。

其實他們不是不聞不知，而是不信。他們不是聾的，哪有不聞？他們又不是癡呆，又不是癲狂，有什麼叫做不知？他們不信「諸佛如來，但教化菩薩事」。這裡講的「菩薩」是指一乘菩薩，諸佛如來志在教一乘菩薩而出現於世，正所謂「開佛知見」，令眾生「悟佛知見」，這就叫做「教菩薩」。

這段經文裡沒有提及權教菩薩，只是提及阿羅漢、辟支佛，這件事是一個很大的缺點。這個很大缺點，是誰把菩薩略去，簡直不提？這是一個很大的過失。

這件事可以這樣講，那個寫經的人，或是譯經的人，他的知識不足，膽量也都不足，對於《法華經》未有充分的認識，所以他就把經文所講「但教化菩薩」，只把菩薩當作佛志在教化的一類人，就不志在教化阿羅漢、辟支佛。這就解錯了，不會有這個道理。因為佛講三乘是方便，菩薩屬於三乘的方便因中人，假定有佛在那裡，都應該提及，即是四聖都應提及，即是說「若我弟子，自謂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以及菩薩、諸佛」，即是四聖應該是要知道。而你就說「不聞不知」，你不知道，我現在對你講「諸佛但教化菩薩事」，就是不讓你裝聾裝癡。我有一句話可以驅逐你，這叫做逐客命令：「此非佛弟子、非阿羅漢、非辟支佛、非菩薩、非佛」。這就是逐客，不須客氣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乘。

這裡講到知一乘，很多人自己都未有那麼聰明地說：「佛陀教菩薩嗎？可能我是菩薩。」你最好是這樣講，只怕你沒有那麼聰明，也沒有所謂；就算你是沒有那麼聰明，你都要聽佛今日講的話，今日講的話就是一句「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」。

你如果是糊糊塗塗、渾渾噩噩，那又會誤解為：「佛專門教化菩薩，就不關我的事。」這就是渾噩，再加上糊塗。

你若是精明就會想：「難道我是菩薩？我都可能是菩薩。」這樣想就有福、有慧，有資格聽《法華經》，這就是聰明人。

如果不是這樣又如何？不這樣就拉倒，無所謂佛弟子，就驅逐他出佛教之外。他會變成什麼傢伙？他是什麼就是什麼，他是阿修羅就歸阿修羅，是天人就歸天人，是外道就歸外道，是其他的凡夫就歸其他的凡夫，關佛什麼事？

佛之前全部都承認他們，這件事差不多打了手指模。佛承認他們是阿羅漢，又承認他們是辟支佛，又承認他們是菩薩，又承認他們菩薩可以成佛，即是有佛。佛現在一句話就全部消滅，不承認，另外重新開始。另外重新開始的條件，就是一定要知道「諸佛但教化菩薩」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「這件事有點強硬。這樣強硬，我有份嗎？」

有的。你如果知道佛但教化菩薩，當然你有份，真是趕你嗎？不會趕你走。你又算是什麼？算是阿羅漢、辟支佛嗎？算是菩薩、算是佛嗎？那又不算，不過只是不趕你出去。

為什麼呢？你知道你是菩薩，還有什麼阿羅漢？有什麼糊塗辟支佛？還有

什麼麻煩菩薩？還有什麼愚癡佛？所以又是沒有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兩種講法都是趕我們出去。」

是呀，老實講都不怕，兩種都是趕你們出去。不過在後來這樣講，是趕你們之前認為的那個地位，這是趕你們；不過又可以收你們回來做一乘大菩薩，佛就志在教化你們，這句的意思是這樣。

這件事很容易講，假若那個窮子回來看見父親，又認不出是父親，父親若對他講：「喂！你是我兒子。」他會說：「為何說我是你兒子這麼奇怪？我向來都不歡喜認父親，你又認我作兒子，此事做不到。」

父親說：「做不到嗎？你就不要在我這裡做工，我的廁所不須你洗，糞便又不須你擔，地又不須你抹，不須你掃。這就沒有交易，你走吧。」

他說：「不好了！你這樣來趕我走，我又沒飯吃了。」

父親說：「你想在這裡吃飯，是嗎？可以，你要接受我的條件，要好好地認父親，一點問題都沒有，你自己本身就是大富長者的兒子，看你是否答應，你不答應就背起你的爛包袱走。你自己就要想清楚，三思而後行。我也給時間讓你考慮，你慢慢想，墊高枕頭來想才說吧。」

窮子心想：「這件事就進退維谷，真是很難。認他做父親又很吃虧，誰肯這樣做？他說一定要這樣，否則茶都沒得喝，他毫不客氣。這就很艱難，他如此強硬，我打定主意挨餓吧。」

這譬喻是說聽《法華經》很難，那些是聽《法華經》的人。現在我們聽《法華經》，我們又聽到七佛章裡面講開權顯實，但我們連權教人的資格都沒有。這些我們不必理會，有沒有權教資格，不成很大的問題，最重要現在聽到，現在相信，就知道了。

所有諸佛都是這樣做，難道我們釋迦佛就不是？「但教化菩薩」，我們當然就是菩薩。我們既然是菩薩，佛何時教我們？

關於這件事，我可以對你講，佛比我們更緊張，就如父尋子更急於子尋父，我們何須擔心？佛何時教我們？何時為我們開佛知見？何時為我們示佛知見？何時令我們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？這是佛的事情，不須我們擔心。我們首先要承認這件事，承認自己上當了，受持了佛的三乘教。今天講起來，也不是完全上當，有一乘菩薩的地位給我們，哪有上當？

有人認為：「這件事很難捨，我已經證得阿羅漢、辟支佛，我又是大菩薩，我快要成佛。現在強迫我捨棄，這件事等於把我的頭割去那麼嚴重。我寧願棄掉頭，我的頭並不重要。佛叫我把果位捨棄，我怎能做到？」

這好像是便宜的甘蔗尾，不捨得丟掉；也好比養豬人沾滿豬糞的帽子，不捨得丟掉，寧願戴在頭上，雨水、豬糞淋到滿身滿面，你若叫他放棄帽子，此事他就覺得比抬泥土更辛苦，他不會放棄。

這就很難搞。所以，這個開權，非常之困難。這是佛在世的時候；如果佛滅後，就更加困難，因為佛滅後，受持此經，讀誦此經，解說此經，是人難得，未有一個這樣的人，徹底對你這樣講，就是更難。

那些人寧願渾渾噩噩，把《法華經》當作其他外道經來講，把菩薩當作普通菩薩來講。佛說「但教化菩薩」，那些人就以為是教化權教菩薩。

權教菩薩幾十年在釋迦佛座下，佛有為他們開佛知見嗎？佛無量功德有對他們講過嗎？佛並沒有提及，這即是說，權教菩薩是方便，權巧對他們講，騙他們，別以為自己真是菩薩。

現在他們如果肯信，他們就是菩薩，佛隨時為他們開佛知見，人人都是菩薩。這次，不論是阿羅漢、不是阿羅漢，你即使是一頭豬一條狗，只要肯信就算是菩薩。

按照這樣講又很便宜、很合算。你說一頭豬一條狗都可以，阿羅漢反而不可以，權教佛都不可以，豬狗反而可以，這巧妙之處又何在？

因為豬、狗下賤，現在突然聽聞到如是妙法，佛又許可他們有份，他們就歡喜。而那些四聖轟轟烈烈呱呱叫，不肯捨棄，就沒有他們份，這就相差很遠。所以四聖就不及普通的豬狗，就是這麼奇妙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去哪裡找一隻豬、狗來聽《法華經》，能信能解？這只是說說而已。」

事實上確是如此，去哪裡能找到一隻豬、狗來聽《法華經》？人都未曾會聽，阿羅漢、辟支佛都未曾會聽，連權教菩薩、佛四聖都不會聽，哪有豬、狗會聽？這只是假定來講。你也不會說：「佛這麼了不起，這次強迫他們生信。不強迫他可不可以？」

不可以，這是最嚴重的條件，就在這裡分開是非黑白，分開權實真偽，分開了，還有話要講，那就更厲害。

「又舍利弗！是諸比丘比丘尼，自謂已得阿羅漢，

是最後身，究竟涅槃，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

三菩提，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。」

佛又對舍利弗說：我告訴你，你不要把那些阿羅漢看得那麼重、那麼高。你也是阿羅漢，那些比丘、比丘尼，那些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自己認為自己是阿羅漢，自己的阿羅漢就是「最後身」，不會更有身，受完這個身就完結，「究竟涅槃」，永遠永遠涅槃，不會再受生、受死走回頭。這樣你就止步，「便不復志求」一乘菩提，以為一乘菩提不關你的事。

舍利弗有這種見解、這種執著，就不再發菩提心。這裡說的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是一乘的菩提，不是依照從前那樣講的佛菩提，從前那個是權教菩提，你即使發心求權教菩提也都不中用，今日也是要為你開除。

「當知此輩」，即是這一種人，「皆是增上慢人」，沒有一個是阿羅漢，找一個阿羅漢做種子都沒有。你以為你是「阿羅漢，是最後身，究竟涅槃」，不會有這種事情。事實當然是這樣，下面又有一句經文講明他們是增上慢人。

「所以者何？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，若不信此法，無有是處。」

如果是阿羅漢，會決定信。現在你們沒有一個相信，即證明你們不是阿羅漢。再講廣闊一些，若是不退轉菩薩，他一定信；若不信，即不是不退轉菩薩。若是權教佛，自己以為自己證得菩提，若不信此法者，亦「是增上慢人」，不會有什麼佛。

這一段與上面那一段，都是強迫他們信，道理並不一樣。前文是要他們聞、要他們知佛「但教化菩薩」；這裡是要他們發一乘心，這又是一個條件。

不發心又怎樣？不發心就不算是阿羅漢，不算是權教佛，不算是權教菩薩，什麼都不算，只是增上慢人。這就如上文所講「非佛弟子、非阿羅漢、非辟支佛」，這是講發心，這個條件更嚴格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糟糕，我聽《法華經》聽錯了，我加入這個法華會，真是進了狗籠，這回上當了。」

他說上當，其實也不是完全上當，自己就要考慮一下，老老實實發一乘菩提心，求一乘佛道，不要耽擱在三乘裡面諸多做作。這句就是開權，老實把自己取消，佛已經把他們取消，大家知不知道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沒有講明取消我！」

這真是笑話！佛說：「如果你不知道『但教化菩薩』，就不算是佛弟子。」這時不取消，還要等到何時才取消？你就說自己是阿羅漢，你就要發菩提心；你如果不發菩提心，把你當作是增上慢人，這又是取消。

他就說：「增上慢也都很好，就做增上慢吧。」

不要以為增上慢很好，增上慢即是凡夫。不過，這些人自稱為阿羅漢。

佛說他們「非阿羅漢」這些話，似乎有幾分勉強。佛平時都承認他們是阿羅漢，一千二百阿羅漢，現在講一萬二千阿羅漢，人人都是，何以佛今日就說他們若不發一乘心，即算是增上慢人？這句話不正是很強硬嗎？

佛一定要這樣講，如果不這樣講，怎能令他們發一乘菩提心？怎能令他們知道佛「但教化菩薩」？一定是走這條路。別以為佛很寬容，我就說佛有很多方式方法，你知道嗎？你現在上當了。你想一想，我也不對你講太多，這回真是騎上了虎背。

如果是阿羅漢，你一定信此法。現在他們都沒有一個信，佛看到沒有一個信，就算舍利弗這麼懇切三請，也未信。這樣說，《法華經》有什麼用處？佛費了那一番心，都沒有一個人信。

是沒有就說沒有，有又如何？他們若有相信，知道自己是菩薩，就會表示喜歡。但他們還沒有人信，要到何時才有人信？要講到下文，裡面有一個偈頌這樣講：「菩薩聞是法，疑網皆已除，千二百羅漢，悉亦當作佛。」那時候也只有舍利弗一人信。

菩薩也信，但沒有表示。如何知道菩薩信？經文已講明：「菩薩聞是法，疑網皆已除。」這就是沒有疑惑，唯有阿羅漢未見有人信。其實也有舍利弗，但

他未曾宣佈自己現在相信。不過，他在不久之後就會宣佈，這也是皆因聞得這句話。除了菩薩，聲聞裡只有一個人信。他信了之後，佛為他授一乘記，那些天、人、四眾就跟著信，這就容易很多。但仍然有人未信，仍未信的就是那些大阿羅漢，他們的執著較大，他們的地位較高。而那些四眾八部，根本上是凡夫，像豬那樣，他們一定會信。那些精明人，沒有那麼容易信，他們就精明變成笨；那些凡夫笨就變成精明，就相差很遠，所以說信是很難。

文殊菩薩講過：「今佛世尊，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」確是「難信」。為何「難信」？他們證得三乘的好處，佛說這些不真實，即是「難信」。佛說一乘法很微妙、很高深，是教菩薩的，他們作夢也夢不到、想不到，又如何能信？都毫無關連，怎可以強硬地要人信？這豈有不是「難信」？開權亦「難信」，顯實也「難信」。

佛又講得這麼強硬，即使更強硬都是如此，把他吊起來打都是如此，也不能逼他們信。那些話是佛講的，他們聽了都還有一番考慮。他們能否考慮到？這又不能，任他們怎麼思想，他們都不能考慮到。

證得阿羅漢的人，如果「不信此法，無有是處」。其實這些人都是阿羅漢，他們竟然是不信真有其事，什麼「無有是處」？他們簡直不信，那些話是騙他們信：「你信，就承認你是阿羅漢；你不信，就不承認你是阿羅漢，放心信吧。」他們認為信又有什麼用，太強硬了。

講到阿羅漢不信就「無有是處」，他們一定會信。現在的阿羅漢未曾信，未曾信就即是增上慢人，這些人就不須講，上文已講，這些一定是增上慢人。

還有一種講法：佛滅度後又不是這樣講，你不要把這些話拖到佛滅後來講。你如果把這些話拖到佛滅後來講，就有很大的過失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「我現在來講，又講得很好。你又說不可以這樣講。按照你這樣講，你放火燒山就可以，我點火抽煙都不可以。不知是什麼道理？」

這是因時代的關係，不可以這樣做。

### 「除佛滅度後，現前無佛。」

「佛滅度後」，他說自己是阿羅漢，他不信，就任由他，他罵你就任由他，他打你也任由他，這些沒有什麼話可講。我們就決不能說：「這個是阿羅漢嗎？他不信《法華經》，一定是增上慢。」我們不可以這樣講。

為何又如此寬容，又不說他們是增上慢人？因為時代不同了。時代如何不同？是「現前無佛」。有佛在世，佛可以逼他們；那些法師雖然是一乘人，法師不能逼他們。你以為他們認識你是法師嗎？他們把你當作是老鼠，你亂講一通，他們不打你就算你很幸運。他們說你毀謗他、詆毀他。

（他們會說：）「我這個小乘人，我是依照佛教修行，依照佛教證果。你硬要說我不是阿羅漢，你硬要拿《法華經》試驗我。我老實對你講，這個《法華經》簡直是外道說的，不是佛說的，你信《法華經》，你就是外道，你不要妄想，你自稱一乘法師，你的一乘法師是你自己的一乘法師，你不能在我面前諸

多挑剔。」

因為這個道理，所以就不要逼他們，任由他們，他們一定不能信一乘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叫我不要逼他們，我都要講兩句，他們不信是他們的事。」

這就推他們入地獄，你一點慈悲都沒有，你想他們接受你的《法華經》，你其實是推他們入地獄。我要叮囑你，萬萬不能講這些話。這就要對你解釋才可以。

「所以者何？佛滅度後，如是等經，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。」

你要那些阿羅漢「解義」，難於上天，你自己信就罷了，你不要對他們說：「經裡說開除三乘，即是沒有三乘，還有什麼阿羅漢可言？」

經是這樣講，但是你就不可以這樣講。若個人都不可以這樣講，那又怎樣講《法華經》？

《法華經》是要講，但是不對這一種人講，對他們講有害處，所以要揀擇。對什麼人講呢？對大菩薩講就比較適合，對有智慧的凡夫講都還有些意思，你絕對不能對小乘人講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說對菩薩講，菩薩也是方便裡面的人。」

菩薩雖然也是方便裡面的人，但是他們有些智慧，他們發心求佛道，有一個菩提心做基礎。

(有人問：)「他們的菩提心，是權教菩提心，與實教菩提心有何關係？」

雖然是沒有關係，但他們都是求佛道。你現在對他們講：「你這個菩提靠不住，如果要靠得住，一乘菩提才靠得住。」

這句話出自何經？出自《法華經》。這是真的，怎會有什麼假？

(有人說：)「我都不知道。」

他未讀過《法華經》，當然不知道，我讀《法華經》，我就知道。

(他說：)「麻煩你講一些給我聽。」

他能這樣問，就表示他能接受《法華經》，菩薩是能發心。而小乘人根本就沒有發菩提心，即是權教菩提心都沒有發，怎可對他們講什麼實教那麼高。所以，「佛滅度後」，這些話不應該講，若講，你就不合法，即是亂講經。

「如是等經」，即是這種法華經藏，任何人「受持」都是不容易，「讀誦」也不容易，「解義」也是不容易，難得有其人。你現在就希望那些阿羅漢能解其義，能受持《法華經》，不會有這種事。

如果是這樣講，不要對他們講《法華經》，任由他們，這又失了慈悲。他們本來也是菩薩，提醒他們，令他們覺悟自己是菩薩，這也是慈悲的一種，為何要完全拋棄他們、不理他們？

這個理由不足夠，我勸你不要太著急，佛都拋棄他們，那五千退席的人，就是佛放棄他們，不要他們在法會聽。

現在那些阿羅漢，佛認為「無復枝葉，純有貞實」，就應該信佛所說，何以

他們又不信？

等一下他們就會信。而那五千人，佛知道他們即使在這裡千年、萬年，他們都不會信，佛一定趕他們走。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，但我們不必為他們擔心，糟糕是他們的事。

「若遇餘佛，於此法中便得決了。」

我們不須擔心他們，他們將來還有機會，但就不知道是何時，無量劫都說不定。他們遇到其他的佛，佛就會對他們講。

講到這樣的時代關係，我們就很難明白這樣的時代。佛在世時就不許可，佛滅度後又許可。這應該怎麼講？

佛是這樣講，我們就依照佛所說來講，這些無須怎樣強求。佛說他們將來可以見佛，也是好的。這些增上慢人，自稱是阿羅漢，將來一定能見佛嗎？

這些問題，你就不要管他，他見不見佛，是他的事情，目前你要先解決自己的說法對象，你不要以他來做對象。你以他來做對象，你講《法華經》就叫做開權，你就專對這樣的增上慢人開權，這樣就大家彼此相害，你害他，他也害你，知道嗎？你就要好好檢點一下，不要亂講，下文〈譬喻品〉偈頌說「我此法印，為欲利益，世間故說，在所遊方，勿妄宣傳」，即是這個意思。你無論去哪裡，你都不能隨隨便便去宣傳，要體察那些人的性格，體察那些人的機緣，才在那裡講。

下面是佛再勸舍利弗生信，若不信佛也是這樣勸。

「舍利弗！汝等當一心信解，受持佛語。諸佛

如來，言無虛妄，無有餘乘，唯一佛乘。」

這是勸結。佛說：你舍利弗是阿羅漢，你現在聽到我說，你也應該知道。你未信我就勸你信，信比不信好。「當一心信解」者，就無須思疑；還要「解」，「解」是只「解」我說的話，不要「解」義，這個「義」不可以「解」，佛的無量智慧你又怎能「解」？你好好地受我的語、持我的語，這些就是佛語，信佛語、解佛語、受佛語、持佛語就可以了。「諸佛如來」，所有佛與我一樣，「言無虛妄」，都是這樣講：「世尊法久後，要當說真實，諸佛語無異」，諸佛都不會對你講虛妄語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您說不虛妄，但您一生都是講虛妄。」

佛說：是的，我承認，我一生都講虛妄。但我現在還未蓋棺，蓋棺才可以論定。我未蓋棺材，我又可以把我的話語改變，我現在不講妄語，我講真實。「世尊法久後，要當說真實」，我之前已對你講過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您說自己一生都是講虛妄話，難道您現在又講真實話？我都很不相信。」

佛說：你不信，這是你的事情，我就是這樣講。你不信就「非佛弟子、非

阿羅漢」，又有什麼客氣？你儘管不信。我老實對你講，「無有二乘」，多一點都沒有，哪裡會有什麼三乘？「唯一佛乘」，只有一佛乘，不會有一乘之外多一點突出來，這就是開權顯實。

「無有二乘」就是開權，「唯一佛乘」就是顯實，這是結文，很乾淨。我們現在受持《法華經》，也可以把這句話作為我們的「深心信解」。

那麼，是不是不停地說「無有二乘，唯一佛乘」，「唯有一佛乘，無有二乘」，「無有二乘，唯一佛乘」，「唯一佛乘，無有二乘」……，好像有神經病的人那樣，亂說一通，這就算是受持？

這個結文，也算是乾淨，說「無有二乘」，是不是開權？說「唯一佛乘」，「一佛乘」是不是實？你自己就要想想。

（有人說：）佛說「無有二乘」，我就說「有」。

說「有」是方便，就要開除。

那個「實」，是有的，是實是有，弟子就信，就要受持。你一定要拖到前面那句來講，為什麼呢？

講到這裡，就講得很強硬，不可討價還價，那麼多人全部都沒有響應，大家都閉口真言，這個就是僵局，佛說法沒有結果，八萬菩薩就不計算在內。權教菩薩又如何？也是一樣，都落在僵局中，這就很僵硬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此事又很奇怪，按照這樣講，佛說法就不知機。為何說佛不知機？佛都不知道那些人信不信，就一早攤開來講了一大堆，那些人始終是不信，佛就真是失禮，還說自己是一切智人，知一切眾生的心，這件事佛就不知，我們就是這樣講。」

實際上不可以這樣講。那些人現在雖然是這樣聽，還未信，佛又有辦法令他們信。佛有什麼辦法令他們信？佛有重頌，也有孤起頌，佛又很耐心，他們不信，佛就無論如何都要多費唇舌。

講多些，就可以令他們信嗎？這件事都沒有什麼把握，佛也沒有把握，他們會信佛嗎？

這件事，他們會信，不過有些困難。文殊菩薩已經講明，這是「難信之法」。怎會那麼容易佛一講，他們就說「好呀！好呀！受持吧，我真是很歡喜，聞所未聞未曾有法」。若是這樣就不是「難信之法」。

在這僵局中，佛在偈頌裡還說過，如果是信又如何。若是信，就連偈頌都不要，大家都信，還有什麼話可講？都結束了。結束後如果要講，就講流通、講授記，信受者都要授記，授記之後就講流通的好處給他們聽。將來佛滅度後的人，知道這些好處，他們就樂於受持、讀誦、書寫、解說，所以就講流通。現在他們還未信，要講到〈譬喻品〉才可以算是完全生信，講完這一品只有一部分人生信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